

共同感情之必要論

觀雲

論說



斯賓塞爾社會平權論曰。道義感情之一官。自古至今。逞動作於社會事物之間。至於今而益發達。夫大憲章中。含有抵抗抑壓扶持正義之意。而或欲伸民權。或欲廢奴隸。或主男女平權。或拒絕教會貢納稅。或爲徇難人建立墓標。或爲猶太人論辯。當允準爲國會議員。或爲波蘭人之遭抑制而憤慨。凡若此者。孰非生於道義之感情乎。此道義感情下。根柢於人心之間。勃發而爲正氣之大樹。以散寬仁公平之佳香。獲正直自由之美果者也。以上斯氏之言吾人聞此言也。亦怦怦然而若有所觸。而欲爲天地間不知何人之受屈抑者。而平其氣。而欲爲天地間不知何人之肆橫暴者。而折其角。然試一還叩之。吾人何爲乎。而皆有此心。則以人心理間。有一共同感情之一官能故也。

今夫吾人於最近之事。若菲律賓之欲謀獨立而不成也。若南非杜蘭斯哇爾拒英人之并吞而戰敗也。若猶太人被俄之虐殺於西溪納夫也。若波蘭人之欲推翻俄政府而興復其故國也。若芬蘭人之受俄之迫壓而暗殺其大官也。其悲慘之事。吾爲之泣下。其壯快之事。吾爲之叫極。夫是數事者。其於我皆絕不相關。而吾人對之之情。亦若與彼身在局中者同。陶鑄哀樂於一爐之中。又若吾手歷史一卷。忽焉而爲之歌。忽焉而爲之泣。忽焉而爲之忿。忽焉而爲之歎。仰天長嘯。擊碎唾壺之態度。時時有之。試問此中人物。若果與我仇乎。若果與我好乎。若果有利於我乎。若果有害於我乎。問之吾人之心。坎中殆若青天白日。一不存是等渣滓於其間。然而此發生之情懷。一若遏之而不能遏。禁之而不能禁。爲誰辛苦。爲誰酣則以。有此共同感情。一之源而主宰是者也。此感情也。豎而計之上極千古。下通萬年。不能以時間爲之界隔也。橫而論之。通於六合。窮於八方。不以空間爲之限制也。志士得之。以爲志士。仁人得之。以爲仁人。英雄得之。以爲英雄。文章文此者。也詩歌聲此者。也俎豆報此者。也碑碣記此者。也彌綸於事物之間。而無所遺。感通於人已之交。而無所闊。極而言之。有此則社會以之而成國。

家○以○之○而○立○世○界○以○之○而○通○無○此○則○乾○坤○或○幾○乎○熄○可○也○

此感情也目不可得而見耳不可得而聞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而常予人以最可試驗之時則當國家社會衰亂顛倒之世是也蓋感情者以國家社會之平治而消以國家社會之偏激而長常相關而成一反比例者也

夫如是則最易發生共同之感情者宜莫如我國之今日矣吾國土其將易主吾種族其將爲奴外來之風波已釀成一閭澹慘淒之境而尤可痛心者則蟲賊在朝豺狼當路日取吾種之秀者而殺戮之塗灑之拘囚之捕縛之竄逐之禁錮之嗚呼吾方有悲古人而流涕者矣而古人又豈有此悲境耶吾方有恫他國而傷心者矣而他國又豈有此慘遇耶以千古所無有萬國所不見而現一那洛迦之世界於吾種吾國之間天地因而失色日月爲之不明無人心也則已苟有人心則未有不爲之憤氣積雲悲淚成海者也

然則我中國共同之感情於此可驗矣其所謂官以取富貴保利祿爲宗旨朝廷之所謂叛徒彼亦曰叛徒朝廷之所謂亂黨彼亦曰亂黨能捕獲之以爲已能能斬殺之以

論說

四

爲已功濺同胞之血以染其顯耀人前赤色之一項我之所視爲短氣吞聲之地正彼所視爲得意快心之筆其苦樂適與我國人相反向若輩而求感情毋寧逢蛇蝎而祝其不整遇虎狼而求其不食或尙有驕矣是共同感情之已滅絕者也或曰子何言之甚夫人而至於無一線共同之感情則動物之不如世界尙何以爲世界乎曰誠然夫人類之道德果有高於禽獸與否是言也吾素疑之而以觀吾國之官其道德決不及禽獸例若主人豢犬使犬捕獵則犬爲之使犬捕犬則犬不爲以是見犬之不肯受豢養者之嗾而自傷其同類也然我國之官亦聞有命之捕殺其同類而不爲者乎使尙有因此而發其感情之一人焉吾猶可據以證人類道德之非必不及物類然今固未聞其有是人也是於心理上實驗之比較而犬之道德高於我國之官之一斷案已可定夫彼固惟熱中於煌煌之翎頂燦燦之金銀苟有可以易此者於事且何所不爲而尙能冀其有一線之感情耶其亦左矣夫爲官者勿論若夫飲食衣服言語動作儼然具爲人之全體而無教育無知識蠢蠢然營營然惟延其一日之生命以爲百年之至計其睹英雄豪傑之作爲也猶夫蜩與鶩鳩視大鵬之背雲翼風搏搖於蒼闔之表漠

勃之間而不知其果何事也若是則性情不相知而事爲不相關無從發生其感情者無足怪也至於內而國政外而世局非無見聞亦知憂歎然而一時爲公不勝其移時爲私之念一念爲人又不勝其轉念爲己之情於是置其身於可新可舊之間善其處於宜上宜下之地不得謂之無智而智則僅以供其利己之用不得謂之無識而識又徒以佐其善世之謀若是者雖有共同之感情而若存若亡乍明乍昧而終則枯萎消滅而不獲收其用此有感情而養之失其宜發之無其道者也若夫慷慨激昂之情見於面卓犖奮發之情溢於氣而或失之於忮忌或失之於梟鷙扶殖其與己相聯結者而排斥其與己不相聯結者篤厚於與己相暱近者而殘忍於與己不相暱近者當其激於一時之競爭雖竝世之賢豪或不惜出辣手下毒心而欲鋤而去之是又僅有一黨之量而無一國之量一羣之量從而其發爲感情也亦偏而不全私而不公此有感情而不能推廣以至於圓滿之域者也至若心怦怦而時動意微微而徐伸亦知義之當爲而眞力或不能副亦知善之可樂而勇氣或不能堅是善人也而不得謂之仁人是良士也而不得謂之任士其於感情失之於怯而不盛弱而不强孟子之言養氣也

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當先認識感情而直養之者也。夫舉一國之人而計數共同之感情其差等畧如是於官宦彼已操屠刀入惡業無足言者於氓庶則又愚不足以言此立於兩歧而觀望以取時利所謂小有才之人而不足以入道舍此則不能不有希望於霸才者之抑其偏心弱質者之奮其剛氣庶乎共同感情之花其燦爛煥發於我國之野乎。

且夫發達其感情而必期其用於共同之地者蓋人之生於世也無論於世界於國家於社會必有其共同不可分析之一通體在此通體之義果若何乎不能不稍區別而認識之今夫學者或本於中國之學說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言天下者國之積國者家之積家者身之積者也或本於西國之學說曰凡羣者皆一之所積也所以爲羣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么匿之所本無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不能以拓都而忽亡要其所言無非集各個體則爲團體析團體則爲各個體而余所謂共同之通體者義不若是其區別蓋有一共同之體而不可分析者是也例若航海然乘舟之人

合之可謂之一團體分之可謂之各個體而此舟者所謂共同而不可分析之一通體也。實則所謂一世界一國家一社會決非僅此集合體而成而於此集合體之外尙有所謂通體者在假令無此一通體焉則合個個而成之集合體且將無所附麗以爲集合之基而不久而將散。如近時新黨中立會甚多然皆不久即散此無他不過有集合體而無實際上一共同之通體故也通體之事甚多如造新國即其事之一也若無此共同之通體解散而歸於無用而已然則吾人對此共同之通體實當視爲第一之生命而吾人一已之生命不過居於第三而所以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者不可不視爲人人重要之一義務而同託居此共同一大生命之中而有人焉起而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者雖其人祇自盡其義務之所當爲而對之者不能不尊之重之愛之敬之有時以欲擁護保衛此一大生命而與擁護保衛其一己之小生命適居於不能兩全之地則當之者不可不捨其一己之小生命以全其共同之大生命而吾人對此爲擁護保衛吾人共同一大生命之故而至有挫折其一小部之身體喪失其一小部分之性命者自當發動吾人最高度之感情以臨之決非若個體對於個體臨其死亡者之感情而已夫同在一集合體之中設有個體之自死而自亡者吾人亦不能不發其相當之感情然非個

論說

八

體。之。自。死。自。亡。而。爲。吾。人。共。同。一。大。生。命。之。事。從。而。至。陷。於。死。亡。則。吾。人。自。不。能。不。以。
哀。吾。共。同。一。大。生。命。之。哀。而。哀。之。禮。吾。共。同。一。大。生。命。之。禮。而。禮。之。夫。欲。攷。求。吾。人。所。
以。生。存。之。故。決。非。僅。恃。吾。人。有。一。部。之。小。生。命。而。必。賴。有。一。共。同。之。大。生。命。而。欲。合。人。
人。而。共。造。此。一。大。生。命。且。既。造。之。之。後。又。欲。合。人。人。而。共。保。此。一。大。生。命。自。非。人。人。有。
共。同。之。感。情。不。可。然。則。共。同。感。情。者。謂。爲。吾。人。一。大。生。命。之。所。謂。壽。元。焉。可。也。

(未完)



子墨子學說（續第五）

中國之新民

第五章 墨學之實行及其學說之影響

墨子爲中國獨一無二之實行家。此稍有識者所同認也。然其所以助實行之力者。則其學說之所影響至重大焉。今略舉之。

第一 尚賢說與實行之關係

孔子曷嘗不言尚賢。百家曷嘗不言尚賢。然其効力不如墨子之強者。諸家於尚賢之外。更有親親貴貴諸義。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中庸親親之殺。曾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周禮有議親。墨子則舍賢外他無所尚。尚同與尚賢。其根本彼貳而此純也。論議貴之條。墨子尙賢主義實取舊社會階級之習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凡在野蠻社會親貴與疏。



賤之間等差最嚴故古代有百姓與民之分。參觀本報第三至孟子時猶有君子野人之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各國之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莫不惟親與貴之是尚其真能尚賢者則入軍國社會後而始然也然在親貴並建之社會則競爭淘汰之力不能循自然軌道以進行而實行之能力因以不發達何也行矣而無所償則靡以爲勸也墨子之教義利同體故以尚賢勸實行其言曰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中尚賢又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又曰今舉義不避遠遠者聞之退而謀曰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俱尚賢上故使全社會中非實行者不得實利此勸之之道也。

第二 非命說與實行之關係

力與命對待有命說與力行說之不能相容夫旣言之矣西人推原近世社會進化之跡其原因不一端而最重要者莫如自由競爭 Free competition 有命說者則取人人自由競爭之銳氣而摧折之者也故命說行而厭世主義勝焉厭世主義實行之仇敵也墨學則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莊子天下篇語故學墨者決無或持厭世主義此其實

行○力○所○以○至○強○而○莫○能○禦○也○

第三 明鬼說與實行之關係

吾嘗言墨子明鬼論之不圓滿。此就其論據上言之耳。若語其精神則有鬼無鬼之論。辯與民德之強弱升降有大關係焉。不可不察也。蓋有鬼神則有靈魂。有靈魂則身死而有其不死者存。有靈魂則生之時暫而不生之時長。生之時幻而不生之時眞。夫然後視生命不甚足愛惜。而游俠犯難之風乃盛。墨學可以起中國之衰者。其精神皆在此點。今最錄墨者對於死之觀念。資信仰焉。

(魯問)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學。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惄是猶欲繩羅售則惄也。豈不費哉。

(淮南子 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瓊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

學說

四

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殮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于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子。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

(文去私篇) 墨者有鉅子。腹諱居秦。其子殺人。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諱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諱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實行。非限於必死也。然不充其類。至於可以死。則實行之。分際不完。人之所以能不愛其死者。最要莫如自認道德的責任。即所謂義務觀念是也。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皆以此觀念爲中堅也。雖然。此觀念非學道有得者不能切實體認。其平時養成之。既甚難。其臨事應用之。抑亦不易。以故往往不能速下。必於責任問題之外。更利益問題。以之爲助力。然後此觀念乃可普及夫一二人之奇節異操。受特別之感化者。不必論也。具救世之志者。必不斲爲特別一二人。說法而斲爲普通多數人。說法徒繩以嚴重之道德責任。其義則正。其途則隘矣。故夫欲導人以輕死生者。不可。

不發明一物焉更重於死生而其物又與人人有直接之關係爲盡人所能喻者然後其愛生之情有所奪而畏死之蔽可以解。有甚於死者即比較輕重之間以說法其義精矣但所謂甚焉者之爲物專指道德的責任其於中人以下感化力尙薄耳孟子又言非獨賢者有以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即其義也。吾嘗剖分研究之得三事焉。一曰感情的觀念人莫不愛己然有與己爲密切之關係幾於異形同體者則視其利害常若已身之利害且時或比已身之利害更重要焉若此者無論何人皆有之其最普通者曰家族次則朋友霸者之驅策其民也常利用其家族之感情爲彼而死者封妻壓子其家族享無限之光榮負彼而生者連坐族夷其家族遭無窮之苦累以故既有所欲復有所懼而覺生之可愛不如死者有焉矣此其爲術若與道德之原理相遠雖然家族有家族之道德其不肯以一己之利害易家族之利害者即其對於家族最純粹高尙之道德的責任也若是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感情觀念之和合慈親孝子義夫烈婦之所以輕生死者往往皆由是出焉由家族而推之則其次最易發現者莫如朋友人於所至親愛之朋友其關係之切密殆不異家族其利害之相連屬相感觸亦

殆不異家族故感意氣而相爲死者中外古今之歷史蓋不絕書是亦於道德責任之外更有他一物焉以紐之也

恩讐之義所以激刺人之煙士披里純者最爲有力近世學子好爲高論紬之謂不足道是益獎人情之澆薄而缺鞭辟切已之功耳記唐佛塵

輓譚壯飛聯語云「忍不捲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又其詩云「贍好頭顱酬死友」蓋己亥之間佛塵所刻不^{去懷者}一壯飛也。佛塵之愛國固無待言但其愛國之道德的責任與爲壯飛復仇的感情兩者相和合其熱度乃陡增數倍感情之効力如此其偉大也即彼俄國虛無黨之義俠炳耀天壤其初發軔亦皆起於復仇蓋愛國如贈炙衆人所同也恩仇如羊棗一人所獨也。張汝祥能斃馬新貽舉國革命黨不能傾滿洲政府其機固甚微由是而更推之則爲對於一黨派之感情對於一教會之感情對於一國家之感情愛國之源泉即由是生焉但其愈切近而範圍愈狹者則此感情愈明瞭而易激刺其愈廣遠而範圍愈廣者則反之夫是以爲家族而死爲朋友而死者所在多有而爲國家而死者曠古乃一見也二曰名譽的觀念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董子曰蒙大辱以生者毋甯死是取軀殼之生命與名譽之生命相比較苟二者不可得兼則舍軀殼而取名譽也蓋名譽立則雖死而固有不死者存也孔學所恃以獎厲人輕生死之心者頗在此故儒教亦稱名教後漢書黨錮傳記范滂就義時其母語之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更得乎以令名與壽

考比較輕重去取最能代表儒教之精神。

若此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名譽觀念之和合楊朱之學所以禍

天下者以其蔑名譽而去之也。

列子楊朱篇引楊朱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徒失當年之至樂。重囚繫桔。何以異哉。此楊氏反對名譽最無忌憚之言也。中國社會之大多數。皆中此毒。

雖然名譽問題與利益問題固非全無關係者。苟其宜死而不死也。或遂爲一世所不齒。雖復僉生數十年而後半期。

所應享之權利。幸福或將自此悉消滅。故真自愛者。於輕重比較之間。知所擇焉。如彼斯巴達戰敗生還者。不復見齒於鄉黨。此所以一往而不返顧也。故名譽者。雖道德責任之附庸。亦道德責任之後勁也。

吳梅村詩云。古人昔有湛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如今憔悴至於此。欲往從之愧青史。又絕命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

沈吟不斷。草間偷活。到如今一錢不值何消說。此猶略可見名教之效。名譽所以能使人輕生死者在此。

三曰靈魂的觀念。此實決定生死輕重問

題。最要之條件也。苟無靈魂。則死後更無餘事矣。中國常言。一棺附身。萬事都已。更無復能受幸福者。亦更無復能受苦痛者。於是乎其所重。莫甚於生。其所畏。莫甚於死。此民之所以日偷也。故世界大哲。莫不以死後問題爲立教之源泉。佛有涅槃輪迴天堂地獄之名耶。有末日審判往生天國之說。皆使人知區區數十寒暑之所經歷。至短至

幻至不足道。以身殉責任者正所以求真利真福於來茲也。若是者吾名之曰義務。觀念與靈魂觀念之和合而子墨子蓋有得於是故於有鬼無鬼之論辨致斷斷焉明鬼云者下以正確之解釋則明魂而已靈魂之果有果無死後之靈魂鬼者其狀態當若何。在昔哲學論者以是爲屬於不可思議之部分。斯賓塞分哲學爲可思議的不可思議的之兩部分。謂終非此冥頑軀殼所包之腦識能研究之雖然死後之必有鬼則誠如墨子所謂徵諸史乘徵諸口碑徵諸聞見無論何人不敢持極端的武斷謂其必無也鄙人於距今九年前有數月間與鬼之交涉歷史甚多。故鄙人篤信鬼以其詞支蔓今不具述。今勿具論但彼「鬼學」者文言之至今已漸成爲一有系統之科學即英語所謂「哈比那攏支」Hypnose日本俗譯爲「催眠術」者近二三十年來日益進步其勢且將披靡天下此學起於千七百七十三年學者分之爲五期其最新之一派則距今二十年前著書研究此學者數十種大率數月以教授者凡三四著書研究此學者數十種大率數月之間重版至十數欲知其理者可任取一種研究之據其術則我之靈魂能使役他人之靈魂能被使役於他人之靈魂能在數百里外受他人之暗示其他種種動作疇昔所指爲神通爲不可思議者今皆有原理之可尋可以在講筵上黔板垂筆傳與其人以最簡單之語槩括之則曰明生理與心理之關係而已而

佛說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奧理至是乃實現而以入教科矣就茲學所發明則吾今者所保持之軀殼真天下之最頑鈍最脆弱最無自主權而最不可恃者也夫如是則必別有其靈明者強固者有自主權而可恃者此其物必在此么麼七尺以外必非以生而始有必非以死而遂亡吾人所當護持寶貴者此物而已若彼頑鈍脆弱不可恃之軀殼則何愛之與有墨子明鬼明此物而已此物明則人之視生死也不期輕而自輕乃無罣礙無恐怖而惟從吾心之所安以汲汲實行則實行之力莫能禦焉泰西偉人之事業多得力於信仰其明證也以上三者皆與道德的責任相爲緣苟無道德的責任而輕生死者在中國謂之自尋短見在泰西法律則自殺爲有罪其不足稱無待言也墨學之實行則固以道德責任爲前提而其所以助之使樂於踐履此責任者則魂學之功用遠矣吾所謂明鬼說與實行之關係者此也

(附言)數月前日本之運兵船常陸丸爲俄船所襲擊命之降自將校以逮士卒皆自杀。無一肯生降者。西人大駭之。蓋西人以自殺爲志行薄弱之徵也。日本有浮田和民者亦一著名之學者也。乃推演其說謂軍士與敵相對死於戰場勇也力盡而

空自殺不可謂勇。且言日本將養成此將校大不易。宜留其身爲他日用。此論一出。舉國唾罵之。而井上哲次郎所駁最爲有力。井上謂浮田留身有用之說。其所留者。此數百武士之軀殼。而所喪者。千年來遺傳武士道之精神。故諸將校之死。正爲日本增武士之數。非爲日本減武士之數。云云。案呂氏春秋上德篇所載。徐弱之言。猶浮田氏也。孟勝之言。猶井上氏也。孟勝曰。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此一針見血之言也。不然。孟勝子及其弟子之死。陽城君豈不洵無益哉。甲午之役。丁汝昌以海軍降。謂海軍將校養成不易。中國將來必有復興海軍之一日。毋寧保全之爲他日用。日本人亟稱之焉。不知所活者將校之軀殼。而所戕者海軍之精神也。無精神之軀殼。活之奚補。夫汝昌之死。固自知罪不可逭。乃尋短見耳。非真有徇義務之心。若云有之也。則何以獨爲君子。而使所屬將校皆爲小人耶。嗚呼。其未聞孟勝子之教而已。世有志士。其或遇可死之機會。而遲疑於死與生之孰利於天下者。則三復孟勝之言可也。

第四 天志說與實行之關係

景教祈禱之常言曰。我力甚弱。帝其助我。此誠獎厲實行之一法門也。吾祈助於帝而帝遂助我乎。曰吾無以知之。雖然。以二界唯心之理。我誠確信有助我者。則此信心即吾助也。畏夜行者獨行。則瑟縮一人伴之。則泰然矣。誠遇魑魅未必伴之者。遂能敵也。而何以若此。心理然也。故古之用兵家。常藉此以厲士氣。夫人之能力本薄弱也。無所夾持。則易退轉也。天志之說明。既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警戒。更有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之憑藉。此志行所以益堅。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皆賴於是。

綜觀墨學實行之大綱。其最要莫如輕生死。次則忍苦痛。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夫輕生死不易。忍苦痛尤難。輕生死爭之於一時。忍苦痛持之於永久。非於道德之責任認之甚明。不可。又非於軀殼之外。更知有鬼之樂。有天之福。以與其現在所受苦痛相消不可。墨子明此義也。故尊天鬼。獨其言天堂地獄之義。不逮佛耶之指點明晰。是其教不能曾及之一缺點也。雖然。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則何以哉。舍墨學之輕生死。則何以哉。

本章原定名爲墨學之實行及傳播今以其傳播併入第七章墨者淵源記論之改題爲墨學之傳授又本章之末原擬附墨子格言今以其太占篇幅故略之 著者識

第六章 墨學之壁壘

第一節 論理學（別見）

第二節 歷史學（有錄無書）

中國人種攷

(續第五十六號)

觀雲

中國人種之諸說

又謂中國南方之文化，啓自印度。而老子之學說，其源或本於佛教。此在西人亦有爲此言者。如雷米薩氏、多格蘭士氏、拉費多氏、韓噴胥爾氏諸學者皆唱是說。然雷米薩氏於後已改變其初說。然則老學之淵源固當自何出乎？曰：道教者中國最古之宗教。而老子者傳中國最古之學術者也。而此最古之大教主誰乎？曰：黃帝是也。史記稱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此已明示一大教主之宏規。而所謂宇宙觀、人生觀、天人之故性靈之奧，悉包括於其中而惜也。黃帝之書今多不傳，即傳者亦糅雜參半，或失其真。以我種最偉大之人物而聽其湮沒，若此非特我種人對於祖



宗之罪。其對於歷史。對於宗教。對於學問。其責又烏能逭哉。而攷漢書藝文志。其所載黃帝之書。頗多以是知。當漢時。黃帝之書。尙多流傳。人固有及見其書者。而其絕滅之故。自西漢世主之尊儒教。而自漢以後。儒教一統。聰明才桀之士。於儒教範圍以外。不敢涉獵。而黃帝之言。固爲儒教之所刪也。然冥沒數千年。而至今猶可想見。黃帝之爲人者。則以道家皆尊稱黃帝。觀列子。莊子之書。皆屢引黃帝。此已明示以學術淵源之所自來。而老子之書。并上哲次郎氏。謂其中多韻語。斷爲古代口傳之言。而非出自老子之所自著。老子欲出關。關令尹喜。強邀老子著書。老子乃書其所暗誦之語。而其中無韻之章句。或出自老子。其所寫錄。暗誦之古語。即爲黃帝之書。今觀老子書。谷神不死。一節。皆韻語。而其語。並見於列子之天瑞篇。列子於此數語之首。冠以黃帝書。曰明此數話。出自黃帝。由是言之。則老子之言。其多爲黃帝之言也。按是說也。其證據。固甚確鑿。今攷以老子之言爲黃帝之言者。又非獨列子而已。莊子知北遊篇。歷載今老子書中。所有之語。如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老子作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又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老子之華三字。今本老子作忠信之薄。

爲也。又言聖人貴一而皆冠以黃帝曰。字莊子。列子當日蓋親見黃帝之書。故其所引不曰老子。直曰黃帝。若今日但知其爲老子語耳。蘇子由古史曰。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誠有識之言哉。又以語體別之。列子天瑞篇有云。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與老子書中有韻語者。文體同。一又其他述黃帝語文體亦多相似。是黃帝遺書簡古而多有韻爲其文體所特有之標識。而於老子書中似此者尤多。又老子書中屢云。吾何以知何哉。以此若老子對已之言。此爲贅語而不合詞氣。夫亦安知其非述古人之言。故以此語結之也。又道經爲一古書之名。荀子解蔽篇有引道經語云。云其語亦古質有韻。其書今不可攷。而爲荀子所稱。引則其爲古書可知。與夫老子之書亦有相關係者否乎。又試攷諸家論老子之所自出。有以爲本於史官者。有以爲本於容成者。有以爲本於易者。而其實則本於黃帝史官之說。蓋以其曾爲柱下史。故云容成。黃帝之臣。博物記。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竹書紀年。黃帝召史卜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列子湯問篇。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容成蓋與黃帝同道者。於列子數語可見。

易則古時有歸藏。周禮三易。干寶注曰。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杜子春曰。歸藏。黃帝易。世譜等書。黃帝又號歸藏氏。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歸藏。蓋集古易之大成。而周易實兼有歸藏。是則謂易固有黃帝之哲理存可也。出於容。成出於易之說。其源仍當歸於黃帝。又攷漢書藝文志。於道家書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是則道家之開祖。固爲黃帝。而老子實保守黃帝之說。而傳其學者。老子之學說。既出自黃帝。明甚。則與佛教無何等之關係也。亦明甚。且以老莊幽玄。慄漠之思想。與中國實質派之趣嚮。大異。而以此爲南方學派所有之特性。南方地近印度。印度文化之傳來。先及南方。而老子實先受其感化。按是說也。先不可不一攷。老子誕生之地。夫以老子爲南方之荆楚學派者。大抵誤於以老子爲楚人之一語。而其語實出於史遷史記傳。老子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按此直史遷疏於攷古之誤。語耳。後人多承用其說。而冠老子以楚籍。如邊韶撰老子碑。以爲楚相縣人。葛洪神仙傳。以爲楚苦縣人。惟皇甫謐已發見其誤。而改正之。此固今日可珍之說也。古人中皇甫謐顏師古之言今漸知其可貴重。皇甫謐之高士傳。蓋以爲陳人。而續博物志亦云。生陳國。陸德明經典序錄亦。

云。陳國苦縣厲鄉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亦曰老君生於陳國苦縣厲鄉渴水之陽九井西李下按苦縣本陳地據左傳魯昭公八年楚滅陳經六年復封陳至哀公十七年全滅之而陳始全屬於楚是苦縣屬楚當在老子誕生以後之事然則老子又安得云楚人耶閻若璩辨史記之誤云苦縣屬陳老子生長時楚尚未有此地陳滅於楚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後况老聃乎史冠楚于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者非也顧或有爲史遷辨者曰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按言古人無直書以後世之國籍者然則在唐時傳老子豈得曰唐某縣人在宋時傳老子豈得云宋某縣人耶或又云太史公之言老子疑有三人焉故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據此則其時地已屬楚矣按同傳載孔子見老子事又云老子與孔子同時是則史遷所疑之老子三人其二人已明言與孔子同時其生時地固屬陳如以書楚爲指太史儋之老子而言則固不合於老聃老萊子其誤固仍在也且所疑者三人而以一人之國籍冠三人是於文例又誤也况於同傳史儋不言爲

歷史

六

何國人而老聃則冠以楚老萊子則亦曰楚人是於傳首所謂楚某縣某鄉某里人者專指老聃之老子而言明也是皆不足爲史遷辨又史遷傳老子有老聃有老萊子有太史儋迷離惝恍令人疑老子之猶龍而神仙家固不可方物矣其實老子即老聃別無他人觀莊子列子累言老聃已可想而知見其人物非老子不足當之舉其尤明白者莊子寓言篇列子黃帝篇皆言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子是明言老子爲老聃又下述其言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今見老子書是著老子書者即老聃也又莊子天下篇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列子黃帝篇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又韓非子老聃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呂氏春秋老聃則至公又老聃貴柔其語皆見今老子而諸家均以爲老聃是周秦時人以老聃爲老子幾若鑄鐵至史遷作傳遂若老子有一體三身之觀而又不加別白使人不知孰爲眞老子無惑乎後世若抱朴子有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之歧說而別史且以爲九名九字矣後世固有以此而賞史遷文章之神化者固不敢妄加贅成者也夫老聃即老子而當老聃誕生之時陳地尙未滅於楚者

此尤有鐵證焉。列子周穆王篇楊氏使秦人逢氏過陳訪老子。又仲尼篇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老子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是皆明言陳在且陳大夫至見老子聃之弟子亢倉子然則當老子生時豈得謂苦縣之已屬楚而非陳耶而因史遷冠老子以楚之一字遂令後人因楚而聯想荆楚因荆楚而聯想江漢因江漢而聯想南方是又不可不一致苦縣之地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攷之太康記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等書則苦縣厲鄉在現今之河南省歸德府鹿邑縣東七十里是其地固與鄒魯接近而去江漢反遠當屬之爲黃河流域而不當屬之爲長江之流域也非獨老子即莊子亦屬北方之人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漢書藝文志注宋人括地志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接其地古屬蒙縣水經注汎水又東逕蒙縣故俗謂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汎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方輿紀要以小蒙城爲在今河南歸德府南廿五里據是則莊子之生地在今河南歸德而老子之生地亦有攷爲在今河南歸德者以今語言之老子莊子實爲同鄉而其道里相距

歷史

八

不過山川數十里之間。故其學術若是其相同。其居處固甚近而受感化易也。而朱子以莊子爲楚人。朱子語類。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按朱子此言直爲英倍根所訶斥一種枚舉歸納法之論理 Induction by Simple Enumeration。彼見楚多畸人。而莊子亦畸人。遂枚舉而歸於楚人之中。其言之一無價值。自不足辨。非獨莊子。劉向敍錄云。列子鄭人。列子居鄭圃。即圃田。一統志方輿紀要。以爲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之西北七里。爲純然黃河流域之人。而與老子莊子之鄉里皆相接近者。且即謂老子雖北人。而其學多行於南方。故謂之南方學派。此尤不然。漢書藝文志述道家之人物。有伊尹。有太公。有辛甲。有管仲。淮南子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說苑敬慎篇作常搢。老子之先。道家之學派已早行於北方。即老子之友。與其弟子及傳老子之學派者。若關尹。楊朱。公子牟。人魏人。田子。揀子。黔婁子。人皆齊人等。亦未必盡屬南方之人。夫中國文化爲歷史上之分期。而區爲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其立說固當然。固不得舉老莊爲南方學派之始甚者。至謂道教依南方交趾支那族人種而起。是尤大違事實而爲言人種者。所不可不辨者矣。上致老莊生地多採桑原隱藏及岡田正之之說。惟以作者之說夾敍其間。故不能標爲誰某之說。夫老子既非南方之人。而

其學派又爲中國北方所固有則固有何關係於印度也耶。且謂老子之學或受影響於佛教此尤不可不一攷。老子與釋迦之年代夫論佛之生滅諸家異說至有五十餘種之多其最古與最近兩極端之說相差至二千五十四年最古之說與中國黃帝同時。今學者多以此爲不足置信而於史學上認爲較有價值之說者約有五六其時代當前歷之五世紀或四世紀要之尙無確論而老子之年代於歷史有事實之可證者爲與孔子同時而較先於孔子之人以孔子與老子相見而老子之弟子或與孔子同子貢之事。時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爲老子之弟子亢倉子。或與孔子之弟子莊子寓言篇列子黃帝篇楊朱對子弟子原憲。及孔子再傳之弟子同時故也。較有依據者言之耳其確鑿之歲月亦不能定。夫老佛之年代今學者尙不能下畫一之斷辭則固無由知。佛之生果先於老子歟抑老子之生先於佛歟而所謂老子受影響於佛教之說又何能成立之有。且據今日佛教傳播史之可確攷者釋迦滅後迄二百年大小二乘不分其教亦不出於國境然則舉折衷之說而定佛與老子爲同時期而祖先後之人而佛教固尙未傳播於老子時代之中國者其事略可想定彼佛祖統紀。

法。運。通。塞。志。廣。弘。明。集。之。說。不。見。於。他。之。古。書。而。獨。於。佛。教。徒。之。書。載。之。安。知。非。出。自。
後。世。佛。教。之。徒。之。點。竄。而。附。會。之。歟。如。列。子。聖。人。之。說。未。有。確。指。而。云。爲。佛。非。其。添。設。
者。耶。又。如。劉。向。佛。經。之。說。霓。川。氏。亦。疑。之。而。引。洪。興。祖。之。言。曰。梁。孝。標。注。新。語。引。列。仙。
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經。是。豈。非。點。竄。之。
一。證。乎。惟。謂。中。國。之。有。佛。教。始。自。漢。明。帝。之。夢。金。人。則。均。否。認。如。海。台。爾。氏。以。下。二。三。
學。者。皆。以。爲。始。自。秦。始。皇。時。幣。原。坦。氏。亦。主。是。說。蓋。以。始。皇。時。與。阿。育。王。時。代。相。當。
阿。育。王。派。遣。僧。徒。傳。教。于。東。西。各。國。故。也。而。三。國。佛。教。略。史。引。魏。略。西。戎。傳。前。漢。哀。帝。元。
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則。霓。川。氏。信。之。蓋。以。此。時。略。
與。迦。膩。色。迦。王。時。代。相。當。故。也。然。其。時。則。已。在。老。子。之。後。且。中。國。佛。教。傳。來。之。逕。路。多。
由。西。域。入。中。國。之。西。北。方。即。如。穆。王。時。之。化。人。繆。公。時。之。石。像。其。言。固。未。足。爲。據。即。令。其。
事。果。真。亦。在。中。國。之。北。方。是。則。所。謂。中。國。南。方。以。近。印。度。先。受。佛。教。之。感。化。者。謂。全。屬。
想。像。之。說。而。與。事。實。違。反。可。也。夫。佛。教。廣。行。盛。於。道。教。故。學。者。多。謂。佛。化。老。子。然。在。道。
家。則。推。崇。其。教。祖。亦。曰。老。子。化。佛。所。謂。老。子。出。關。西。行。化。胡。是。也。要。之。佛。自。爲。佛。而。老。

子自爲老子。佛之成道源流明白。毫無與於老子之事。而老子之道。即傳中國最古之學。派其間。授受之源流大較可攷。亦毫無與於釋迦之事。至追溯太古。而謂黃帝之至中國。已帶有印度之文化。而來。則可取以爲證者。固甚茫漠。而其說自不足存立者也。又謂太古時代。印蜀已通。蜀中有印度人移來之迹。此則或可云。中國之人種。自蜀出者。近章氏。扈書述元和汪榮寶之言。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提地與圖伯特一音之轉。華陽國志。謂巴蜀本人皇之苗裔。是人皇由衛藏入蜀也。云云。按古書亦云人皇出谷口。谷口地未詳。而攷竹書紀年。黃帝接萬靈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箋引史記封禪書。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正義曰。九嵒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索隱服虔云。寒門凜然。故曰寒門。漢書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九嵒山在西。廣韻。醴泉縣本漢谷口縣也。人皇所出之地。自當指此其地。在黃河上流。與中國古書多言古帝王出陝西事合。

中國古書載古帝王所出屬今陝西及其附近之地爲最多如庖犧母居華胥謂在今陝西藍田縣庖犧生成紀謂漢志天水郡有成紀縣等是也

不。同。出。一。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有。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其。或。於。人。皇。時。始。有。
 自。中。國。之。北。方。分。居。於。蜀。者。而。不。可。謂。漢。種。族。之。自。蜀。出。歟。人。皇。事。以。芒。遠。姑。置。據。中。
 國。史。之。明。白。可。攷。者。竹。書。紀。年。顓。頊。生。若。水。蜀。國。春。秋。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媯。生。乾。
 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樞。生。顓。頊。山海經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郭氏曰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高陽即顓頊中間缺去乾荒或韓流之一代未知孰是
 又。楊。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
 也。生。於。石。紐。括。地。志。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此。爲。中。國。產。蜀。之。古。帝。王。
 然。攷。之。禹。史。之。父。鯀。鯀。之。父。帝。顓。頊。之。與。昌。意。未。知。昌。意。爲。顓。頊。之。父。歟。抑。爲。其。
 祖。歟。史。有。兩。說。而。昌。意。爲。黃。帝。之。子。降。居。若。水。是。此。一。派。由。中。國。之。北。方。移。居。於。蜀。系。
 統。甚。明。非。由。蜀。出。者。又。若。山。海。經。云。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
 照。後。照。是。始。爲。巴。人。姑。無。論。其。事。若。何。要。亦。爲。中。國。北。方。古。帝。之。子。孫。而。移。居。者。如。今。
 越。南。人。自。作。史。稱。其。祖。先。之。所。自。來。曰。神。農。三。世。孫。帝。明。生。帝。宜。南。巡。至。五。嶺。接。得。婺。
 僊。女。生。祿。續。帝。宜。治。北。方。祿。續。封。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國。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龍。生。
 豐。龍。君。名。崇。纜。崇。纜。娶。帝。宜。子。帝。來。之。女。曰。嫗。姬。生。百。男。是。爲。百。粵。之。祖。諸。子。從。父。母。

各王一方。五十子從母歸山。五十子從父居南。故今蠻酋有男父道。女父道云云同例。皆言其種族從中國北方之古帝王來。夫印蜀交通觀張騫在大夏得見邛竹杖蜀布。云賈人市之印度則其通道之久可知。蜀之有印度人種或古帝杜宇等屬印度種人。事未可知。雖然蜀又不止有印度種之雜居已也。漢書西南夷傳徙筰都冉駹等皆氐類。也是氏種亦早有移住於蜀中者。然中國漢種族古代居於北方黃河流域事實甚彰。使由蜀出則必先繁衍於長江流域必無舍南方溫煖之處而反先處於北方寒冷之地之理。彼日本之清山良山氏固有謂日本之種族自印度移來者矣。然在中國古代雖於四川或有印度人種而與中國北方漢種族之大體固無相干涉也。

(戊) 日本岡本監輔曰。中國古代之帝王皆生於東方。世史類編述異記盤古生於大荒。大荒者大海森茫無際涯之狀。又三皇出谷口。谷者暘谷。一書有一曰暘谷語。凡古書專言谷者皆暘谷。周詩習習谷風。爾雅以東風爲谷風。按此說未免迂曲。谷口自是一地名詳見上 柏皇氏之記曰。登上扶桑駕六蜚龍而上下。龍者騰黃之類。雲笈七籤軒轅本紀。騰黃其色黃。狀如龍。背上有兩角。出日本國。壽三千歲。黃帝得乘此物以周旋六合。故曰乘八翼之龍遊。

天下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在華胥之洲。華胥者海中之島。山海經少昊之國在東海之外。其母女節生少昊於華胥。枕中書曰扶桑太帝治東方。十洲記曰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東有碧海。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帝史記作泰帝。正義索隱皆以爲伏羲。按史記作泰帝亦作太帝亦作泰皇。泰帝太帝竝見封禪書。昔秦隱亦謂太昊正義曰太帝謂太昊伏羲氏又始皇本紀帝與神鼎一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伏羲氏又太帝使素女鼓瑟索古有泰皇索隱云秦皇太昊是史記不專作泰帝也。帝王世紀。神農之母女登生神農於尙羊。尙常通淮南子。東南爲常羊維。玉海。伏羲之樂扶桑。黃帝之樂咸池。咸池者東方海外之地名。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莊子。將東之大壑。帝譽一名俊。大荒南經。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爲帝俊之妻。帝譽有四妃。元妃姜嫄生后稷。其地爲扶桑。春秋元命苞曰。姜嫄遊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而生。又云。筑後國生葉郡石室中大岩刻二十六字。其形如籀。人以爲尊盧氏之書。壹岐島石室刻字。土人稱鬼書。今攷以爲三皇大文之類云云。戊之言如是。按是說也。於事蹟一無實證。而徒據眞贊糅雜之書。又從其字面之文義。



依附以立說者。至刻石類古文。後人亦可爲之。不足爲古人遺迹之證。原夫岡本氏之立說。毋亦以日本之故。所見無一而非日本者歟。其說無足信憑。自不待一一辨析之。然旣有此言。固當搜採及之。以備我國言人種者之一說焉。（未完）

歷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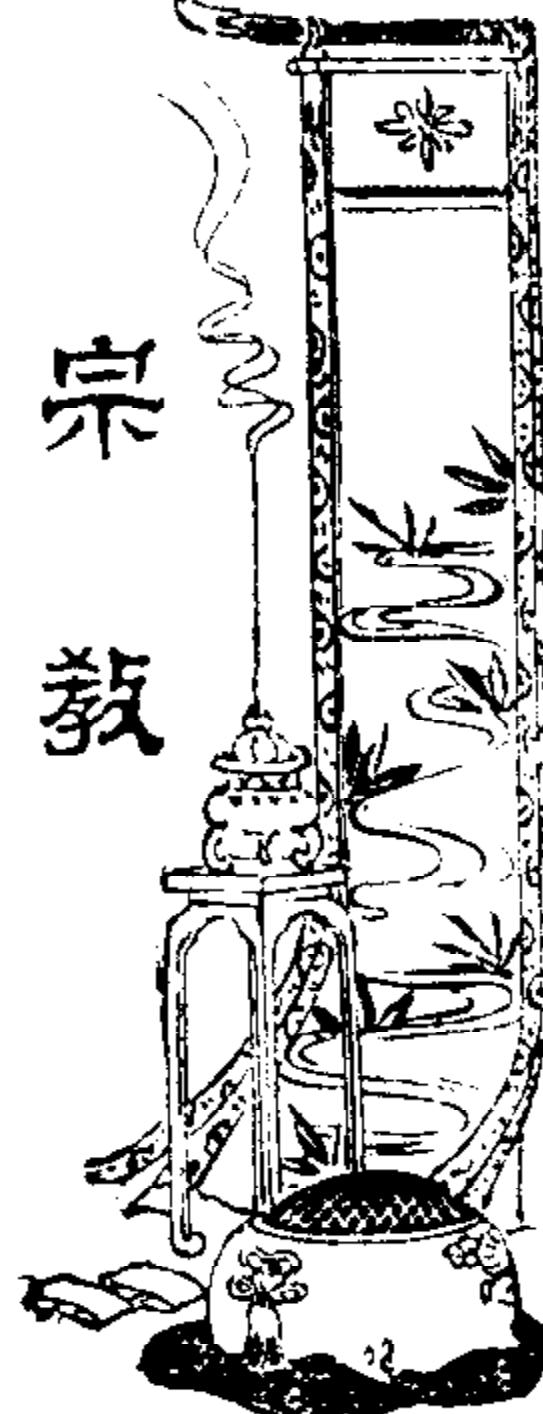


十六

唐代西教之東漸

(續第五
十五號)

定一



明史云。

拂菻即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十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

及萬事萬物無不詳悉。謂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

中。有。多。少。矛。盾。之。處。兩。兩。相。對。而。觀。則。大。秦。一。名。西。利。亞。蓋。西。利。亞。被。羅。馬。滅。後。併。其。地。呼。爲。大。秦。而。支。那。人。常。乏。外。邦。之。智。識。多。少。混。同。不。能。明。晰。景。教。碑。中。記。大。秦。之。風。土。曰。

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

據。其。記。事。愈。知。其。爲。西。利。亞。况。同。碑。之。西。利。亞。文。字。確。然。不。動。爲。一。好。證。左。也。

傳。道。于。支。那。之。耶。僧。者。皆。爲。西。利。亞。之。人。抑。耶。教。之。傳。道。在。尼。克。亞。會。議。之。後。更。進。其。步。武。盛。行。于。波。斯。印。度。然。則。耶。僧。經。波。斯。而。來。也。無。疑。是。至。便。之。通。路。也。又。有。由。印。度。來。者。如。伊。斯。^{Iss} 是。也。故。景。教。碑。曰。

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于。丹。庭。及。策。名。于。王。帳。

王舍之城在拉基耶格利哈印度干及土河之一市也。

伊。斯。與。郭。子。儀。結。托。大。盡。力。布。教。景。教。碑。中。稱。之。爲。大。施。主。受。官。爵。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製。裘。其。來。也。肅。宗。之。初。年。安。史。之。亂。未。平。之。時。子。儀。總。戎。朔。方。肅。宗。命。從。之。軍。旅。之。間。無。耳。目。之。功。受。祿。賜。不。積。家。而。修。寺。院。廣。法。堂。又。大。爲。慈。善。的。事。業。

故。景。教。日。益。盛。行。至。德。宗。建。中。二。年。(727-730)與。大。秦。寺。之。僧。景。淨。相。謀。建。立。景。教。流。行。碑。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前。面。上。部。鏤。刻。十。字。架。形。其。下。有。三。列。九。個。之。彫。字。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雄。勁。長。篇。之。碑。文。總。共。一。千。七。百。八。十。字。今。概。括。其。文。意。則。

(一)總敘略說耶穌教義以比喩的拔粹表顯深意

(二)詳記自阿羅本至伊斯和景僧之渡來帝室之尊信之事

(三)以八字對句重修前章之總意

碑、面、之、左、右、及、下、部、用、西、利、亞、文、字、附、刻、當、時、從、事、于、布、教、景、僧、之、名。

其碑建立之後未幾因戰亂埋沒地中經千百二十餘年至明之崇禎年間于唐之舊都陝西省長安府崇仁寺之域內而發掘實爲關於東方耶教傳道最古之遺物惟刻字之摩滅風化沒意難解讀之苦不知其真意雖有基耶爾士里格氏之考證挿入不過易知其大體而已凡支那書籍自新舊兩唐書以下至于雜史小說絕無有關於景教一事項賴此碑存始得知唐代景教之狀況余前所述仍不外是碑文或疑此碑銘文格似不在于唐代却爲後世之僞物然帕烏希亞氏銳意研究自反譯之施註釋刊行景教碑銘確證一書然則斷非僞書之論證也

余旣敘記耶蘇教傳來之大畧今進述混同之祆教及同時或行于地方之摩尼教而附說回教祆教者即索羅亞士
帖利芝摩其傳來最古諸說不一定大抵在晉時杜預修成春秋釋例其滅吳自江陵還襄陽之時在晉武帝太康元年春秋僖公傳有云

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其注曰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祆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

用祭。

姚寬之西溪叢語云。

此即火祆之神，其來蓋久。

紀曉嵐之四庫全書提要引明之既行于晉世而又附記或在石勒之時建祆祠。然案左傳次睢之社之註諸本或作妖或作祆無判然作祆者陸德明之音義載其音然則祆非異字也。又云在石勒之時其說無確證漠然不可捕捉若謂無祆則遠在春秋之時已有祆教之傳來寧可值噴飯耳。余輩今傳零碎之吾支那神話可想而知見吾支那民族畏其高壯雄大愛其天然而知其感化殘忍刻薄之外圍之彰著况犧牲人而獻神祇有西門豹之逸話以證之者也。且夫祆教之爲物也必主拜火必犧牲人余愈知其然矣。祆字之解明梁顧野王之玉篇呵憐切註爲祆神後徐鉉亦增入說文然則謂在晉世不可信也。北齊後主好製鬼神以躬自事胡天後周招徠西域亦有拜胡天之制其儀遵胡俗皆爲祆神至唐朝遂益漸盛行矣。四庫全書提要引宋敏求之東京記云。

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謂祆畢國有火祆社。

是爲祆教。即拜火教之證也。又在唐代。唐之職官有祆正。杜氏通典註云。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教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當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

又西溪叢語曰。

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阿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更可傳一消息。黑莊漫錄曰。

東京城北有祆廟。音呼煙切。孟元老亦載右掖門祆廟。

是爲有祆寺至宋代始存之證也。祆較景教傳來又久。根柢故堅。豈其然乎。而祆教。景教之寺皆有波斯大秦之稱。皆由波斯傳來。但波斯與大秦割然有區別。即此可見。當時二教已混同矣。祆教之正祝等皆充以胡人。及平西域。祠部歲二次祀。磧西諸州。火祆之規定而唐民自禁。祈祭若景教則歷代帝王崇奉不措。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摩尼教者實自耶穌教而出之一外道也。波斯人有馬尼者。自稱受神命紹續基督之。

業。混耶。蘇教與其國固有之。拜火教又雜以佛教而爲一種之調和的教義。或言馬尼。嘗避難來印度及支那。事固不詳。然武后時。其僧持二宗經入唐。其徒不娶嫁。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是爲馬尼之戒法。開元十二年。有敕因摩尼法假冒佛教邪兒惑衆。嚴加禁斷。唯西湖等自行其法。不科罪。回紇原崇此教。肅宗借其援。戡定安史亂之後。其徒多入內地。代宗命其徒在京建摩尼寺。賜額曰大雲光明回紇。請于荆揚洪越諸州同置大雲光明寺。憲宗時亦新創摩尼寺。于是西國之宗教入于支那者。凡三種。時人目之爲三夷寺。以上諸外教之傳於支那也。景教特得帝室之崇奉。國民一般。雖迫于信仰之飢渴。然實由于好奇之念慮。當時佛教達其盛行之絕頂。高僧輩出。諸外教入日猶淺。未研究其教義。布教之方法不完全。遂不能與相敵。國民間之勢力亦微。諸外教之廢絕。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微矣。實賴有武宗之排佛。武宗頗好神仙。惡僧尼之耗蠹天下。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之招提。蘭若四百餘區。又敕止上都東都各二寺。置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良田數千萬頃。沒奴婢十五萬人。以寺材葺公廨驛舍。以銅像鐘磬鑄錢排斥。打擊不獨佛教。且

及于當時漸行之諸外教廢罷大秦摩尼兩寺京城之女摩尼十人皆死回紇流于諸道大半死亡景祐兩教之僧二千餘人皆放還俗支那遂一時爲無宗教之國矣雖有儒釋道之名然自僞儒僞僧僞道出只可謂爲無教症哉

然而人心之趨向政令不可禁遏後僅三年武宗崩憲宗立大中元年佛教再被標舉復廢寺再盛行但諸外教不重視雖再興之仍任其廢絕（摩尼教不在內）萌芽未發皆早枯死故唐史氏未記而久已遺忘矣

回教教祖謨哈麥德之生在隋之世高宗之頃亞刺比亞人擊併波斯疆土日廣東接葱嶺唐呼爲大食國大食屢與唐交通時或由陸路多由海程而來其民善賈唐因以廣杭諸州爲互市場于是回教亦往往入唐然唯于以上二州僅行于南陬至于京師排佛之時幸遭打擊之厄而僻地政令寬諸外教徒之殘留或遷移寄居僖宗乾符四年流賊陷杭州亞刺比亞之商阿布沙德著東洋記行叙實視杭州埠頭澉浦屠掠之事回回耶穌猶太波斯諸教徒死者十二萬人又以西人之多集其地尙可見外教之盛後及亞刺比亞之衰交通杜絕次有支那五代之亂方南有外教之孽苗未幾又消

去于幽昧之中。支那內地雖景教廢滅，蒙古地方猶久行排佛之前。一年教長基莫西派遣沙布甲爾基沙士于蒙古及支那在其地多年以達利基士瓜代遂歸中道而死。因此事即可知蒙古地方多少景教之散布。降及十三世紀有名之旅行家馬爾可坡羅之手抄內司安利安派之僧有多數在蒙古地方且極尊信其後諸派之耶穌教傳道師入其地從事于布教者不引然于支那內地亦有些少之影響云。

歐洲近世史之劈頭新世界發見殖民政畧盛行世人既探知東洋航路歐人之來航東洋者益多。意大利葡萄牙和蘭等明代之中頃已與支那交通神宗萬歷九年（158

）羅馬人利瑪竇初來朝布教。王豐肅熊三拔龍章民畢方濟艾儒略（以上意大利人）鄧玉函（德意志人）龐迪我（西班牙人）陽瑪諾（葡萄牙人）溥迅際高一志利類志安文思（以上生國不詳）等輩相踵而來弘布天主教明朝之帝室亦如唐代代表多少之好意毫不禁遏及清朝聖祖世祖又重之群臣中因耶教惑衆以唐代之景教與祆教混同而排斥之念慮頗熾紀曉嵐四庫全書提要凡論西學之條下不遺餘力而毀之如下。

宗教

十

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託爲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人援古事。以扶其源流。遂使蔓衍于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即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綜而論之。唐代西教之東漸。大抵前後分四種。一曰景教耶蘇之一派。內司妥利安所創。後爲波斯人所遵信。一曰祆教火教也。波斯國教僧侶亞斯大所創。一曰摩尼教。漢獻帝時波斯人馬尼所創。原本佛教。參酌佛教與耶穌間。一曰回教。又曰天方教。即謨哈麥德教。以回紇所崇拜故名。

定一曰。宗教者範圍一切之人心。而納之道德之途者也。善哉斯言。吾國宗教本與政治上無密切之關係。故歷史上無僧侶專權之禍。而有宦官專權之禍。然而今之吃洋教之下等社會勢力極大。官吏畏之若虎。豈非僧侶之萌芽乎。悲夫。

(完)

廣東春蠶大造種試育表說（表附）

續第五
十六號 天 民

業



若夫絲業家。供使門用者多粗絲。供洋庄用者多幼絲。類皆繭類不擇。則色質不良。繅煮非宜。而類節亦甚。其尤可駭者。含以水分。混以油藥。相率爲僞。兩敗俱喪。此無他。其平昔素非有學術研究之經驗。相沿爲是。有不足深咎者。粵東自採用外人機械製絲。迄今已三十餘年矣。他人則日益改良我粵。則日就退化。新發明於三年前。至使後起之日本與江浙無不長足進步。日本明治十四年始創設富岡製絲場。聘法人爲教授。示本國製絲家之模範。今其國機械製場偉大者蓋千餘所。中小者亦不下千餘所。就中以室山製絲場爲尤特出。價格與我支那浙絲相爭衡。且有過之無不及。近復有輸入我國繭原料之策畫。實行非遠。漏卮愈甚。至若柞蠶絲。今已盛爲飼育。繅絲機械一日可繅出絲三斤有奇。

至江浙則採用意法新法。業宏事廣，絲價驟昂。地方紳吏出爲提倡，僅十年間增進發達。如是已足令日人敬畏矣。回視吾粵，舍搜括宗旨外，無有一事只恃出產多數勝人而已。就其表面觀之，近歲以來桑塘之業日益增進，蠶戶繭市相伴踵興，其不達者有以裁田爲限。桑多穀少，不敷民食爲憂，然浴蠶時節，則比鄰可封。鳩鳩在桑，則沃若蔽野，生絲織廠溢于南順，輸出重量浮于杭滬。此指機械製絲而言。由杭州上海輸出。多手織絲也。內地消費增加，逾額不可謂非長驅進步之現象也。更就其內容察之，有大可寒心者。絲價跌落，閉歇逾半，既攏攘于日本，復受掣于西商，不待言矣。春夏蠶難飼，人多避之，羣趨向七八月兩造。收種亦以七月爲正收，誠以造中乾燥，遺蠶絕少。繭種優強，俗有金山蠶造之喻，謂此造蠶獲利可操硬券。如出航金山，滿載而歸之意也。前造失敗者，以是取償焉。終歲生計者，以是供給焉。誠蠶家用之無禁，取之不竭，倚賴可靠一大活動之寶庫也。此何以故？七八月乾度最高，雨色罕少。春夏乾表一二表差，秋冬乾表六七度差。故蠶家恒言七月雨金，八月雨銀。誠以雨之難得也。夫天不可恃，去歲七八兩月，遭非常氣候之奇變，蠶家無罪受大打擊。寒雨交作，綿延不止，蠶家多半喪敗，繭多折斷，不適製絲之用。粵俗謂之爛口繭，製絲多斷口也。只供粗織物用。

取償供給之資。均被損傷。更釀成今歲種種病害。非造物者無情。特賜以天行不測之警。誠喝破其委時任運。積非成是。牢不可改之迷夢也。入夏以降。第一第二造既已無望。三造情形。蓋亦難恃。月來天氣變劇。大雨。熱寒不時。蒸桑價下。頭二造桑價下。至無人顧問。桑葉固甚。摘工亦缺。至投棄江塘。留而不剪。既礙生長。又釀菌病。可惜可惜。桑葉桑無用。葬于魚腹。頭二造桑價下。至無人顧問。桑葉固甚。摘工亦缺。至投棄江塘。留而

國之廣東。一任無知無識。若輩手足蹂躪。破壞馴至。每下愈况。不可收拾。聞之人言。十年以前。蛾眠起剪。優劣可判。而繭體重可得四分三分。不及蠶爲次繭。粵繭固綿薄。色質厚密。又本社去冬十月寒造試育。取繭製絲。對繭百斤重量。多得絲量二斤。今春本大造。據此當日取繭。對繭百斤重量。多得絲量三斤八兩。然再細繩取。實可倍量。以漸改良。或有望也。據此當日粵省蠶種。未遽盡行敗壞。今則蠶迄大眠就熟時期。雖無不測之變異。亦不敢判定其優劣矣。今則繭體重量三分者。爲上上繭矣。據昔日本松永任作調查。謂支那蠶種。無病者十不及一。康巴達蠶桑策。亦謂支那蠶業日壞。前者得絲量百斤。繭四担。今則須六担。非經實驗。初以爲危言。人實誑汝。由今觀之。粵更自鄙以下。尙足言哉。嗟乎。堂奧自護。且不能守。迫而投於世界蕩蕩。裏襄日新月異之蠶業界。旋渦中爭優勝劣敗。之雌雄。則此天惠最富。多蠶國。太平洋印度洋通道之廣東。不先與支那分割。問題同被。

實業

四

不可思議之慘酷影響也。鮮矣。雖然。吾誠愛我祖西陵氏。蓄積四千餘年。有名譽歷史。天惠最富多蠶國之支那。吾尤愛吾祖宗所恃衣被于斯。天惠最富。周年日出入無已時。多蠶國之廣東。而珍重之。光復之。匪伊他人任也。顧以學殖疏略。孤陋淺聞。同席云亡。攻錯靡助。番邑韓壘首同學于日本。先余返粵。經畫蠶業。肇開端緒。以庚子秋八月。疾竟不起。惜哉。辛丑草創。甫就厥緒。仲季間殂。足患繼作。悠悠駒逝。奄忽無成。豈曰志小而謀大。任重而才短歟。區區之私。不過欲小效力於國民一分子。應盡之義務云耳。茲獲同人組織斯社。益賴同志相助。踵理前修。遂茲宏願。茫茫前路。或不至津涯無著也。總括梗概。略盡右表。若夫改良之方策。與新案之問題。在今時研究中。俟他日芻蕘之擇。鉛硯久廢。鼠跡生塵。筆述組存。半燬祛篋。徹宵輾轉。扶筆如犁。伸楮欲書。九牛不下。敷衍無次。亦云塞責焉爾。

(完)

第一齡 (甲辰年二月份) (齡者第一次蚕眠期也下倣此)

日 次 晴	雨 溫	度 濕	度 給	桑 蠶	座	摘 (每 日)	要
齡 中 朝 午 夕 夜	室 外 室 內 室 外 室 內	度 外 度 內 度 外 度 內	數 量	蛻 皮 替 除 切 桑	箔 數	半 方 尺	
廿三 日 第一 〇、晴、雨、曇 吉五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兩 兩 兩 兩 兩 兩	蛻皮 替除 切桑	蠶	座	摘 (每 日)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午時 掃立
四角 二 四尺 量一兩 雨寒用火補溫 五分下午四時 大	半方尺 半方尺 半方尺 半方尺 半方尺 半方尺	座 座 座 座 座 座	摘 (每 日)	要			

第一齡
(全上三月份)

廣東春蠶大造種試育表說（表附）

實業

記本齡中休食期下午一時大雨迄四時乃止濕氣多而寒起路緩雨時西北風頗漲大保護注意之必要也又各齡溫度濕度以每日上午六時下午六時上午十二時下午十二時四個時候計算既日上下午十二時起得四分下午四時則起得九分之數下午七時向食給與桑量接第三齡列表

第三齡（同上三月份）

日	齡中朝午夕夜	次晴雨	溫度濕	外內回數重量	桑蠶皮替除切桑箔數	每尺下午七時竣脫向食十時第二次給桑	座摘要
初二日	第一晴、雲、雨、星	十一	外	八六	五二回四、五	兩下午七時	十一
初三日	二、雲、全、全、全	十二	十一	八九	八回二十六	兩	十二
初四日	三、雨、曇、全、全、全	十三	十二	八六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三
初五日	四、雨、全、曇、全、全	十四	十三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四
第六日	五、晴、全、曇、全、全	十五	十四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五
第七日	合計	十六	十五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六
第八日	平均	十七	十六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七
第九日	發生期日	十八	十七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八
第十日	記	十九	十八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十九
十一日	本齡北風多寒雨曇日日皆然因之濕氣尤盛用火及糠注意排除濕空氣以保護之然因寒濕之故絕食時間延長至三十時乃始給桑也然姑就普通簡易之方法爲排除濕氣之用若加一層改良則室器等不能不豫備但蠶忙時勿一時措辦亦非容易○濕度悉依華氏溫度表飽和百度表爲標準	二十	十九	八七八回	三回二十六	兩	二十

第四齡 (全上三月份)

實業

日	齡中朝午夕夜	次晴雨溫	度濕	度給	柔	蛻皮替除	法桑切	箔數	平方尺	座
初六	第一	齡中朝午夕夜	外	外	兩	下午	五時	五	每	摘
初七	二	全全全全	三	六	八	十時半	十時半	四分十九	五	要
初八	三	雨雨曇曇	五	八	八	十時半	全	四分十九	五	期也
初九	四	曇曇曇曇	六	九	九	十時半	二六	每	每	上午五時
初十	五	曇晴曇晴	七	七	七	十時半	五	五	尺	上午四時
十一	六	曇晴雨曇	七五	七五	七五	十時半	四	四	尺	中午四時
十二	七	休	八	八	八	十時半	三	三	分	布糠
十三	八		九	九	九	十時半	二	二	擴	濕氣
十四	九		十	十	十	十時半	一	一	用	盛用火除洩
十五	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之	期也
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午	上午十時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時	中除蟲
十八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中	糞亦略
十九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改兩爲斤	大量數亦增表
二十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連日陰雨濕	之分
廿一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然	氣盛
廿二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頗健	蟲體進食軟
廿三	十八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加點者	化病數頭發見表中桑量
廿四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	十時半	零	零	一斤位之數	替後切放蟲體進食軟
廿五	二十		廿一	廿一	廿一	十時半	零	零	上下午十一時前	上午十時中除蟲
廿六	廿一		廿二	廿二	廿二	十時半	零	零	桑切七分	糞悉竣脫同時
廿七	廿二		廿三	廿三	廿三	十時半	零	零	午改兩爲斤	向食在眼中
廿八	廿三		廿四	廿四	廿四	十時半	零	零	連日陰雨濕	雨濕桑付延
廿九	廿四		廿五	廿五	廿五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期也
三十	廿五		廿六	廿六	廿六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卅一	廿六		廿七	廿七	廿七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卅二	廿七		廿八	廿八	廿八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卅三	廿八		廿九	廿九	廿九	十時半	零	零	化病數頭發見表中桑量	大量數亦增表
卅四	廿九		三十	三十	三十	十時半	零	零	替後切放蟲體進食軟	之分
卅五	三十		卅一	卅一	卅一	十時半	零	零	連日陰雨濕	氣盛
卅六	卅一		卅二	卅二	卅二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然	蟲體頗健
卅七	卅二		卅三	卅三	卅三	十時半	零	零	連日陰雨濕	進食軟
卅八	卅三		卅四	卅四	卅四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卅九	卅四		卅五	卅五	卅五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四十	卅五		卅六	卅六	卅六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四十一	卅六		卅七	卅七	卅七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四十二	卅七		卅八	卅八	卅八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四十三	卅八		卅九	卅九	卅九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四十四	卅九		四十	四十	四十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四十五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四十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四十七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四十八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四十九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五十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五十一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五十二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五十三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五十四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五十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五十五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五十六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五十七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五十八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五十九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六十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六十一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六十二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六十三	五十八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六十四	五十九		六十	六十	六十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六十五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六十六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六十七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六十八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六十九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七十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七十一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七十二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七十三	六十八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七十四	六十九		七十	七十	七十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七十五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七十六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七十七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七十八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七十九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八十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八十一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八十二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八十三	七十八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八十四	七十九		八十	八十	八十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八十五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八十六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二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八十七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三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八十八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八十九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九〇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六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九一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九二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八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九三	八十八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上午十時
九四	八十九		九〇	九〇	九〇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糞亦略
九五	九〇		九一	九一	九一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上午十時
九六	九一		九二	九二	九二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中除蟲
九七	九二		九三	九三	九三	十時半	零	零	進食軟	糞亦略
九八	九三		九四	九四	九四	十時半	零	零	氣盛	上午十時
九九	九四		九五	九五	九五	十時半	零	零	蟲體	中除蟲
九〇	九五		九六	九六	九六	十時半	零	零	頗健	糞亦略
九一	九六		九七	九七	九七	十時半	零			

記

三

本齡雨曇亦多而晴光少濕氣盛漲用種種排除之方法然此室暫時權借祠中西偏廊四日自蠶座室南偏室遷出正室以防濕氣此日午前十時分替後軟化病蠶箔中數頭發見然其餘蠶體發育頗良當食盛時期比較第三日目增一倍之重量自初齡掃立迄本齡止桑期計共食桑三百四十五斤一十二兩餘但粵地南順區域第二化蠶春夏時期多染白菌病蠶避不食桑料強半廢棄此病菌現在研究中也

第五齡 (全上三月份)

實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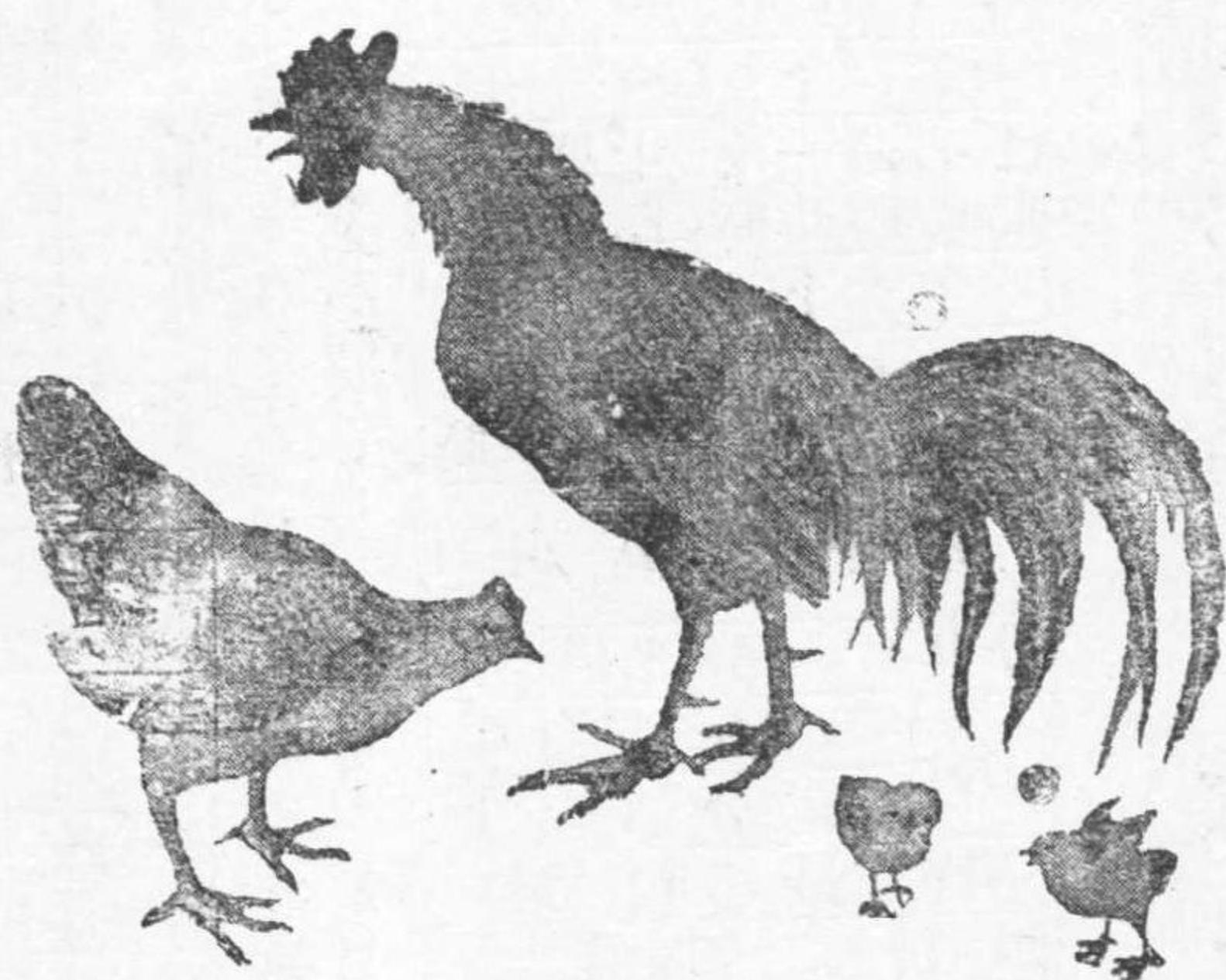
三

木附天然溫度稍升進蠶食以次漸旺惟購入之桑類多白菌汰除只得七成之數選擇甚費時日桑植改良爲必要之舉幸蟲兒病害發見甚稀除一二眠淘汰蟻量之外空頭軟化肥蠶等少數有之飼育中注意未嘗無少良結果且淘汰之蠶中包含病毒甚多嚴加剔除爲必要也雖然原種不良雖十分維持恐歸無效種卵諸病驅除之方法須先着手上簇參用土法爲實地比較之試驗三十二日擇取繭已

各齡始末統計表



實業



十二

所謂大隈主義（飲冰）



國聞雜評

日本憲政本黨首領伯爵大隈重信氏。自十年以來。常持協助中國一主義以爲政見者也。乃者其黨人有清韓協會之組織。大隈氏於開會時大演說。洋洋萬餘言。發表其對於時局之意見。雖未可謂代表全國之輿論。然憲政本黨爲日本最强有力兩政黨之一。其在議院占三分有一之勢力。故其言實甚有價值之言也。其演說題爲「日本在東亞細亞之勢力」。昔美國大統領門羅嘗宣言曰。『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大隈演說其言外之意。則亦曰。『東亞細亞者東亞細亞人之東亞細亞也。』演說之翌日。東京諸大新聞皆記載之。而下以批評。以其與門羅主義性質相類也。故字之曰大隈主義。實則此主義今在日本頗占勢力。不能自爲大隈所專有。

然十年。前倡之者。實自大隈。則系以大隈。亦宜。此演說之譯文。今既徧於歐美各國。而其內容與我國關係最切密焉。上海各報偶有譯述。然未得其十之一。故今屬社員摘譯要領。而略附評論。使我國研究時局者得省覽焉。

(前略)數世界之強國。今日本則其一也。語至此。則鄙人請先與諸君釋強國之界說。所謂強國者。非徒自命曰吾甚強。吾甚強云爾。必其他之強國。皆相與公認曰。彼甚強。彼甚強。夫如是乃謂之強國。質而言之。則對於世界之間題。有發言權者。則世界之強國也。而不然者。則世界一切大問題。經他強國之決定。不過循例以一言牒告我而已。則雖囂然自命曰強。亦不過閉門以居。雄長婢僕。謂之強焉不得也。自今以往。吾日本果能達此地位與否。將於此戰焉決之。

今茲戰事。鄙人於軍旅蓋未之學。不能道其詳也。今簡單述之。則俄羅斯之國。歐羅巴中古時代之國也。鄙人於去年十一月。在某會演說。嘗言。俄羅斯與蒙古之相類。謂其武力爲蒙古的。其軍隊組織爲蒙古的。其君主專制爲蒙古的。君主專制。夫蒙古之勢力。蓋在距今五世紀以前。而其餘霞成綺。尙延殘喘於今日。而成所謂俄羅斯勢力者。實不思議之一現象也。就進化公理論之。以彼中古時代之殞石。猶能生存於今。世界滋可惑也。揆厥所由。不過一種外交關係。維持使然。即於國際上保勢力之平衡。夫是以尙有所謂俄羅斯一國者。得現勢力於五陸之上云爾。語其實。則蓋已外强中乾。實力早歸消滅。所餘者。不過過去之惰力而已。日本不然。日本所持之勢力。則勃興之新勢力也。吸納世界之文明。利用世界所有之科學。脫離中古。

的專制的封建的之羈絆。遂厲行立憲政治。制定憲法。擴張自由。試訓諸歷史。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專制之舊勢力。既漸消耗。逮于八百四十八年以後。幾全澌滅而靡所餘。其最頑強以抵抗憲政者。若奧大利。若普魯士。若日耳曼列國。悉皆敗北。不得不降心相從。其至今不變者。僅一俄羅斯耳。固由○斯拉夫民族政治思想缺乏。抑亦其地勢難攻易守使然。自拿破侖以百勝之威。深入致敗。西歐諸國震而懾之。此實俄羅斯買得勢力之源泉也。雖然。以此等勢力與新勢力競爭。而謂其終能獲利。則進化之公理。其可以無講矣。今也俄羅斯以亞細亞的之舊勢力。而盤踞歐羅巴。日本以歐羅巴的之新文明。而崛起亞細亞。兩造相見於疆場。而亞形歐魂者。竟非歐形亞魂者。之所能敵。此雖似不可思議之現象。實則與進化原則相符。真理之不可逃避者也。故今茲之戰。日必終勝。俄必終敗。可於此焉決之。

但戰勝之後。日本之地位。其變遷果何若乎。以我輩之理想之希望。則今自以往。世界一切問題。我日本帝國皆有完全之發言權。豈非快事。顧鄙人今讓數步。謂日本將來對於東亞細亞有十分之權力。諸君得毋謂大隈太自貶損。導國民以暮氣者乎。雖然。鄙人思之重思之。以彼北美合衆國。自離英獨立以來。國勢駿駿。載驟一日千里。其對於全世界而占一甚要之位置。諸君所同知也。然彼最有名之門羅主義。即前大統領門羅所宣言。至今美國人奉爲金科玉律者。猶不過曰。『亞美利加之政局。不許歐羅巴人干涉。而美國對於歐羅巴政局。亦不干涉之。』夫以美國而尚如是也。而我日本以突然勃興之勢力。遂謂可以握世界之發言權。凡世界一切問題。皆日本權力所能及。毋乃稍涉空想耶。故鄙人以爲戰勝之後。有一目的焉。爲我日本所能達者。即

凡東亞細亞一切事件苟戾於日本政府之意者無論如何之強國不能任意恣行是則鄙人所敢斷言也。

(中略)

日本之地位既定。今請進諭清韓。今茲之役。日本固必勝也。問其何以必勝。則乘世界文明之潮流。與彼反抗。於世界文明者相遇。而克之而已。孔子曰。仁者無敵。又曰。以至仁伐至不仁。彼不仁而我仁。以此臨之。雖有堅銳。未或不能摧也。今者環繞我國四周者。大率皆奄奄久病至可憐愍之國民。彼少年客氣者流。疇昔往往持侵略主義。叩其說。則曰。今日之世界。強權世界而已。箇人之交涉。有道德。國際之交涉。無所謂道德。日本強。則侵略鄰國。是應享之權利也。嗚呼。其悖甚矣。彼所謂國際的道德。不能成立者。果可稱爲真理乎。夫豈無一二國。或一二事。偶弄權謀術數。以取勝於一時者。然不過例外而已。舉此以概全體。而謂國際的道義。今甚幼稚。適見其爲武斷也。二十世紀之今日。最早無復權謀術數存立之餘地。且凡侵人者。人恒侵之。略人者。人恒略之。復仇之舉。終不可避。歷史上有明鑑矣。彼以武力侵略人國者。蓋未有能善其後者也。甚矣人類谿壑之慾。之難弭也。彼俄皇對於世界之宣言。其口血未乾也。一則曰維持支那之現狀。再則曰保全支那之領土。三則曰開放支那之門戶。千九百年俄皇自宣言之。同年美國大統領麥堅尼牒告各國。俄之外務大臣林士德夫之回牒。又公言之。此天下萬國所共聞也。然其口蜜也。而其腹劍也。其皇帝。其外務大臣。其內閣。其參謀本部。方日夜汲汲。取支那地圖。畫墨線。以屬諸俄版。計畫正熟。而表面上猶侈然倡維持保全開放之論。以欺天下。可畏孰甚於是。吾黨覩事機之切迫。不得不舉疇昔堅持之意見。繙演之以告我國民。故當明治三十年。鄙人

在東邦協會。嘗爲一次演說。其筆記刊於該協會之會報。且翻譯之以布諸歐美之新聞。三十一年再度演說。亦既公布之。鄙人對於此問題之政見。始終一貫也。鄙人第一次演說。嘗謂凡國之亡。有自亡而已。未有以外部之壓力而能亡之者。譬彼獅子。號爲獸王。咆哮一聲。百獸震恐。無可以死之道也。惟其體中有蟲生焉。則展轉魚爛。卒以自仆。彼支那者。世界無比之大帝國。擁有四萬萬之大民族。苟非自亡。則他國萬無可以亡之。之理。拿破侖嘗有言。『將來之世界。或爲支那人所支配。蓋未可知。』以若此之國。而曰亡之亡之。談何容易。耶。論者徒見天今之支那。日蹙百里。乃藐而玩之。然此不過一世紀來之事耳。距今二百年前。彼俄國蓋世豪傑絕代之侵略家大彼得其人者。日跋驥經略支那北地。而支那之康熙帝。運神武以追攘之。彼虎狼俄卒以沮喪。締結所謂尼布楚條約者。在俄國爲非常之屈辱。在中國爲非常之名譽。此稍讀歷史者。所能知也。曾幾何時。康熙帝之子孫。日以不競。閱百年後。俄遂取阿姆河。更五十年後。俄遂取沿海州。自茲以還。乘支那之國難。又篡取海參威一帶。凡百年間。支那之地之失於俄者。其面積殆足當日本全國之二十倍。日蹙百里。誠不誣矣。雖然。俄之得之也。皆以外交。非以武力。彼俄之外交。其雄偉固可驚。以支那言之。則其失敗。皆自動的。而非他動的也。豈惟支那。即凡古今亡國之歷史。亦若是則已耳。羅馬以蠻族之侵略而亡。雖然。蠻族決非能亡羅馬者。羅馬腐敗。旣達極點。然後蠻族乘焉。所謂物必自腐。然後蟲生。之皆自亡。而非亡於人也。此鄙人對於支那問題第一之前提也。又第二次演說。嘗極論瓜分支那爲萬做不到之事。首倡保全支那論。以爲支那人勸。其時正值瓜分論極盛之時。各國汲汲於勢力範圍之爭占。而鄙人獨犯衆議。以駁斥之。謂此不過紙上。

國聞雜評

六

一○游○戲○文○章○云○爾○考○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一語○蓋○起○於○柏○林○會○議○時○自○茲○以○往○遂○爲○外○交○家○一○常○談○當○各○國○之○會○議○於○柏○林○以○議○亞○非○利○加○洲○之○分○轄○也○著○名○大○外○交○家○畢○士○麥○據○案○握○鉛○作○鴻○溝○於○地○圖○上○命○之○曰○某○某○地○屬○英○某○某○地○屬○德○某○某○地○屬○法○更○不○憚○煩○而○於○其○中○添○一○甌○脫○焉○曰○某○某○地○中○立○果○也○紙○上○之○鉛○筆○不○數○年○而○變○爲○地○上○之○國○旗○初○若○兒○戲○後○乃○徵○實○淺○識○者○狃○焉○而○欲○以○施○諸○支○那○曾○亦○思○支○那○與○非○洲○固○非○可○同○日○而○道○耶○諸○君○試○一○繙○非○洲○之○地○圖○其○白○黑○相○參○錯○蓋○未○經○探○險○之○地○尙○如○是○其○廣○漠○也○若○支○那○則○有○四○千○年○文○明○之○歷○史○也○四○萬○萬○大○民○族○之○所○住○居○也○絕○世○機○敏○之○外○交○家○所○攸○產○也○其○與○亞○非○利○加○洲○之○相○異○如○此○其○甚○也○而○論○者○乃○欲○援○彼○例○此○天○下○之○愚○孰○過○此○也○故○鄙○人○當○時○評○論○各○國○所○謂○勢○力○範○圍○者○謂○不○過○與○未○經○簽○署○之○證○書○同○一○價○值○乃○至○並○日○本○要○求○福○建○不○許○割○讓○之○權○利○亦○爲○鄙○議○所○不○贊○其○時○各○新○聞○非○笑○我○之○聲○盈○耳○殆○不○可○聽○顧○鄙○人○堅○持○已○見○且○以○勸○告○於○當○道○謂○抱○空○質○而○玩○寶○事○甚○無○謂○也○乃○益○汲○汲○焉○謀○所○以○誘○導○支○那○開○發○支○那○者○竊○以○爲○支○那○今○尚○蒙○昧○啓○牖○之○者○必○賴○一○教○師○支○那○今○罹○沈○痼○療○治○之○者○必○賴○一○國○耳○而○此○教○師○此○國○手○誰○能○任○之○耶○其○交○際○最○舊○之○英○國○耶○其○境○壤○相○接○之○俄○國○耶○其○友○誼○新○聯○之○美○國○耶○是○皆○不○能○其○能○之○之○國○獨○一○無○二○曰○日○本○而○已○日○本○而○已○此○皆○鄙○人○數○年○來○之○懷○抱○屢○次○曉○音○瘞○口○忠○告○於○當○局○者○何○幸○至○今○日○而○其○實○行○之○機○已○在○目○前○也○

抑吾謂日本爲啓牖支那獨一無二之教師。爲療治支那獨一無二之國手。其論據果安在乎。則以我輩之先祖。與支那人殆無殊別。故論者或曰日本人者。亞利安民族也。亞利安族之如彼。其可貴而可羨也。此吾所

未能解也。夫曰我輩血管中容或有亞利安族之血相交混。吾豈敢謂其不然。若我輩之血統。決非與亞利安族同。此則吾所能斷也。故我日本與支那同種同文。實不可磨滅之事實。而亦無容諱者也。蓋其原始既同一民族。而近今千五百年來。支那之文學。美術。宗教。政治。學藝。就中其關係最重之倫理次第輸入。凡我日本所以有今日者。何一不受賜於支那。若非爾者。我至今猶爲土蠻也。質而言之。則此五千萬之大民族。皆孔子之門人也。以誦法孔子故。開口輒言仁義。仁義云者。實支那哲學所薰育。而我國立國之最大精神也。今之自命通人者。以輕藐支那之故。乃至并孔子而惡之。嘻。其亦不思之甚矣。試舉景教以爲比例。中古時代。羅馬教皇。腐敗既極。或者以惡教皇之故。並及基督。然基督之爲聖人。固不可誣也。羅馬教皇及其教徒。濫用權力。造種種罪孽。視普通俗徒。殆更甚焉。地獄正爲此輩而設。固也。然不可以之罪基督。孔子亦然。支那人爲孔子子孫者。雖或墮落。而不可以罪孔子。今者我日本人。固皆孔子之徒也。日本與支那。非直同種同文而已。而又同門。彼此本師。皆出於一。今者入諸君之家庭。則風俗習慣。皆演自支那也。訓諸君之腦識。則政治學藝。皆傳自支那也。以若此之國民。使從事於啓迪支那療治支那之事業。誠最適當而匪異人任也。今試以日本人向於支那人。進言曰。足下今者中佛教之毒。中儒教之毒。病既入膏肓矣。雖然。我輩前此。固與君同病者。近頃以泰西輸入之良藥治之。而健康乃百倍。疇昔。今願以經驗之良方。進君其受之。如是。則其言至親切而易入。以視彼異人種殊風俗之他國。其進言之有力與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夫猜忌心者。人類之所不能免也。加以疇昔傳教之士。其傷害支那人之感情者。既深且遠。欲一旦言之能入。固已難矣。故吾謂有可以開導支那。

人之資格者。舍日本無屬也。

抑鄙人以爲今日支那所最欠缺者。惟有一事。曰。政治能力而已。以政治惡故。風俗惡。以政治惡故。故文學惡。以政治惡故。故技藝惡。乃至以政治惡故。而國民凡百之現象。皆大墮落。即如彼朝鮮者。當千五百年以前。殆無一事不優於日本。(中畧)而何以今之朝鮮乃若是。亦曰。政治不良之結果而已。支那亦然。支那前代之學術思想。炳耀天壤。今勿具論。即其織物陶器彫刻繪畫等種種工藝品。當其盛也。猶使見者。穆然想見。大國之氣象。乃僅二百年來。次第墮落。每下愈况。逮今日而衰微。乃至此極。然則今日欲開導支那。亦曰。導之使改良政治而已。孰導之。則我日本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前此我輩欲盡此天職。尙猶有阻力者。橫掣於吾旁。若今日則阻力消而時會來矣。雖謂日本今乃得所藉手。以報大恩。抑非爲過。

當此千載一時千鈞一髮之會。而猶或以無責任之侵畧論。惹起支那人之猜疑嫉妒。其爲國家前途之障礙亦甚矣。故吾願我國之政治家及學者。於言論之間。三致意也。夫所謂保全支那開放支那者。既於宣戰詔勅。明揭之以告天下。又不徒我日本而已。若美國。若英國。固皆同抱此主義者。此主義非日本之主義。而世界之主義也。今若反於此主義。而使支那人自今以往。覺日本之不足信。特則將來於政治界必生大變動。而世界之平和將從茲破壞焉。此不可不深察也。今請以朝鮮爲譬。彼朝鮮者。今日固信賴我甚深者也。萬一朝鮮君臣。或誤會我天皇陛下之聖意。謂我對於彼而懷野心也。乃不復信我。而別爲他國陰謀之所籠絡。以致迫我日本。使不得不爲他種强硬之處置。是得云日本之亡。朝鮮乎。决不可。彼朝鮮固自取亡也。支那亦然。使支那

君臣爲他野心國權謀術數之所賣。以致大爲日本之害。至於萬不得已。不能默爾而息。以讓成不忍言之事。則執其咎者在支那人。不在日本人。而日本不持侵略主義之本心。尙可白於天下也。夫以我國民對於同種同文同師之友國。其必不至有此等不良之結果。此吾所能斷言也。但今者當先以全副之熱腸。擇示於支那。使永絕其猜疑之念。亦今日之必要也。

日本對於東亞細亞之責任。既重且大。夫已言之矣。今更欲取戰後之媾和條件一揚榷之。(中略)鄙人以爲。自茲役以後。我日本必立於保證東方平和大局之地位。此媾和條件最重要之精神也。今茲之役。非爲侵畧而戰。乃爲平和而戰。此天下所同認矣。然尤有要者。則以此戰永樹平和之基礎。絕侵畧之根源。使一戰之後。更無待再戰。終局之大目的實在於是。今請更言俄羅斯侵畧之趨勢。凡世界之勢力。大率起於國際利益之競爭。蓋國際的交涉。恒不免有多少之混雜。相競之下。而強權生焉。獨彼俄羅斯越烏拉山以侵畧東洋之一勢力。則其性質與普通文明國之國際競爭頗有所異。蓋俄國自數世紀以來。皆向於勢力薄弱之地。加壓力以行侵略。其勢力之所以成立。罔不由此。而此種勢力。逢弱乃進。遇強斯止。恰如水然。岩石礙之。山嶺障之。則屈折委蛇。東旋西折。以易他道。所謂俄羅斯之勢力者。如是如是。俄國之北。則北冰洋也。天然之地勢限之。其最初欲西出。遇日耳曼之強有力者。止焉。乃歧兩線。一向黑海。土耳其之勢力甚薄弱也。乃進焉。直加壓力。欲盡取格里米亞半島及黑海沿岸。一向巴爾幹。巴爾幹諸國之勢力。逾薄弱也。進焉。乃始焉。爲英國所制。繼焉。爲列國共同力所制。遇強輒止。於是西南兩路。皆不得志。此勢力乃一轉而向於中亞細亞。思由此更歧兩線。

一由阿富汗以窺印度。一經波斯以出波斯灣。凡其所經皆勢力至薄弱之國也。進焉以暴力壓之而不虞。先有强有力之英國。睨於其旁。夫是以終不得逞。於是乃舉其所有之勢力。征服西伯利亞蕃族。壓迫支那北部。遂伸其高掌遠跋於滿洲朝鮮之野。乘團匪之亂。乃舉全滿洲爲軍事的占領。何以故。以所對待者皆弱國。故無強有力者與之相遇。故而不虞。泰東有勃興之日本。出其新勢力。以與之抗衡。於是乎有日俄之戰。夫遼。強欺弱。俄羅斯自古之政策然矣。彼其疇昔乘戰勝波蘭餘威。以向於日耳曼奧大利匈牙利時代之勢力。彼其向於巴爾幹時代之勢力。彼其向於印度時代之勢力。屢次與英國德國及其他歐洲列國之強有力者相遇。而遂爲雙屈爲雌伏。則其今茲向於東方之勢力。與日本之強有力者相遇。而必出於雙屈雌伏。蓋無待蓍蔡矣。雖然俄人之汲汲伸其勢力也。非一蹶輒止者。往往伺可乘之隙。則捲土重來。至於再。至於三。此徵諸。巴爾幹半島之例。其最可鑒者也。巴爾幹問題者。本由列國會議而成。列國之利害關係。非終古如一也。往往因於時勢。而列國均勢政策。不免多所變更。而利害之衝突起焉。故列國共同之力。其外觀似甚強。其實際乃甚薄弱。此即外交可乘之隙也。故俄羅斯向於巴爾幹半島之勢力。如噴火山然。暫動還休。不可豫期。一有機會。蓬蓬勃起矣。何以故。以防制之者非一國之力。而數國之力。故數國之力合。則強。強則避焉。數國之力分。則薄弱。乘焉。此巴爾幹問題。所以至於今不決也。今者俄羅斯向於東方之勢力。凡世界之商業國。所皆不喜也。英國有然。美國有然。德國亦有然。何以故。以俄羅斯勢力所及之地。其商業必衰退故。使俄人而得志於支那也。則將來世界商業中心點之天府國。皆將爲俄國重稅之所苦。故諸國之羣起而反對之。勢使然也。其反對有

徵乎。曰有。彼支那門戶開放之議論。何自起乎。苟無閉之者。則無取乎開之者。孰閉之俄羅斯。閉之俄羅斯國旗所翻之地。即商業門戶全閉之地。各國之斷斷提議。蓋有由也。故日本與俄宣戰之報。一達於海外。各國無不額手熱心以表同情者。爲此而已。爲此而已。然則戰事既定以後。我日本與列國協同。以其制虎狼俄。宜爲策之最良也。雖然夫既言之矣。列國協同云者。其外觀似甚強。其實際乃甚薄弱。即如格里米亞一役。以俄人之擅侵人國也。英法同盟。仗義以致討之前後。亘三年。俄遂屈服。不可謂非豪舉也。乃戰爭後三十年。而俄法同盟成立。後四十年。遂有干涉日本還遼之舉。可知列國協同云者。似可恃而大不可恃。一旦因時局之變遷。利害之衝突。而翻其反而者。蓋數見不鮮矣。故我日本自今以往。務以獨力所能及者。仗劍以代表全世界之利益。爲泰東永遠平和之保證。此我國之地位。使然亦天職之無容諉者也。故此次媾和條約。務取將來東方之禍根而剗除之。實第一之主義也。

此戰之結局。當在何日。今難預定。大抵其時日愈久。則日本之要求條件。隨而愈大。且使於順陷落或海參威陷落之後。俄人自棄奉天北走。而戰局遂告終也。則當先將滿洲全部。置之於俄羅斯勢力以外。又將來若海參威軍港。常爲俄國軍艦之所碇泊。則於支那海日本海危險實多。宜援巴黎會議限制黑海艦隊。毋使通航於坡士菲拉海峽之成例。我日本以戰勝之權利。收此軍港。且爲沿海州之割讓。爲庫頁島之恢復。毋使俄人得於支那海日本海間置優勢之艦隊。以危害大局。此外如彼數世紀以來所經營之西伯利亞。在我日本既無侵畧土地之野心。苟不至危及將來之平和者。不必要求割讓。以爲名高也。若夫東清鐵道。則吾日本固必

收之。雖然。東清鐵道與夫西伯利鐵路達於海參威之一部分。雖收之歸日本管轄之下。吾日本決不閉守之。爲一已之私利。直公之於天下。爲世界交通之孔道。而彼俄羅斯者亦不得閉守西伯利亞。直開放其門戶。謀增進貿易上相互之利益。更毋得課重稅以遏商源。務使西伯利無限之富源。廣漠之土地。與天下共之。設種種文明法令。無或爲各國實業之妨礙。他日西伯利亞地方日益繁榮。自由空氣。彌綸磅礴。夫然後日俄之交。益加親密。而東洋之平和可以久矣。夫日本固非欲顯兵示威以苦人也。但使平和回復以後。俄國更能採用文明政治。以強固其國家而發榮滋長其斯拉夫民族。乃至並俄國內地之門戶而亦開放之。使全世界相互之利益。更增進焉。此乃日本所禱祀以求也。

其最後一問題。則滿洲善後問題是也。此非對於俄羅斯之問題。而對於支那之間題也。夫滿洲者。其幅員殆當日本之二倍半。有三千年來之歷史。且自二千年來。與日本有關係。雖然。其人口稀疏。其經濟上之發達。幼稚實甚。此何故乎。則亦吾前者所言政治不良。秩序不立。是以及此。即如彼馬賊云者。其起原蓋非自今日。殆與支那之歷史。同時並起。蓋支那北部之舊族。即周之狄。漢之匈奴。經種種變遷。若遼若金若元。遂及於今之愛親覺羅氏。皆起於北部。以強勢壓迫支那。其征服支那。非一度矣。(中畧)彼一旦跨馬南下。則所謂漢兵者。終非其敵。無事則下馬游牧焉。耕稼焉。一旦爲餓所驅。則全部皆賊。其上馬。則兵也。賊也。其下馬。則牧也。農也。故馬賊決非起於今日。實支那有史以來之一強族也。徒以政治不良。秩序不立。文明不能進步。故因緣亂事。遂至舉全族之土地。爲強俄餌。然則今茲戰役以後。將一依前此之狀態。舉此地以還附於支那。支那之政府。

果能治之乎。若其不能。則以棼亂之所伏。遂將更受他國之壓迫。爲將來種種禍胎。而重以累我日本。此日本所不能不預爲計也。日本在泰東之地。既以保障平和爲一大責任。有相當之權利。即有相當之義務。與之爲緣。故日本於其犧牲數十萬生命。糜費數十億金錢所得之土地。願拱手還附於支那。無有難色。雖然。其還附之也。勢不得不脅以多數之條件。又非徒對於滿洲爲然耳。即對於支那全部亦有然。蓋以秩序紊亂。如今日者。國於吾鄰。其災害必將延及我日本。此勢之無可逃避者也。故吾日本將來一面以滿洲還中國。一面勸告支那皇帝。使行善政。確立全國之秩序。且博採列國文物制度。與世界之文明同化。務使其與列國同立於物競場中。得居適者生存之數。蓋我日本以東亞和平保證人之資格。以支那後見者（譯者案「後見者」三字乃日本通行語。亦爲法律上用語。如孤兒未成人以前。或其母或其伯叔乃至其父所託之人。即此孤兒之後見者也。此文言中國現方賴日本之維持調護。故以此爲喻）之資格。其責任例應如是也。故鄙人所切望者。自今以往。支那皇帝以逮長官。皆宜體日本皇帝及日本國民一片熱腸。受其忠告。以行文明之政。我日本竭其力之所能及者。必無吝相助。斯日本之義務。則然亦全體國民之所同意也。於斯時也。世界列國之商業家之在支那。所至皆獲安恬以營其生計。而前此輕蔑支那之國民。亦不得不肅然起敬。如是則世界之和平。不期而自來。支那之尊嚴。不召而自至。是則我日本國民對於同種同文同師之國民。所以盡義務而酬大恩者也。（下略）

評曰。大隈氏之爲此言也。不自今日始。蓋其十年來之懷抱。誠如是也。故謂其非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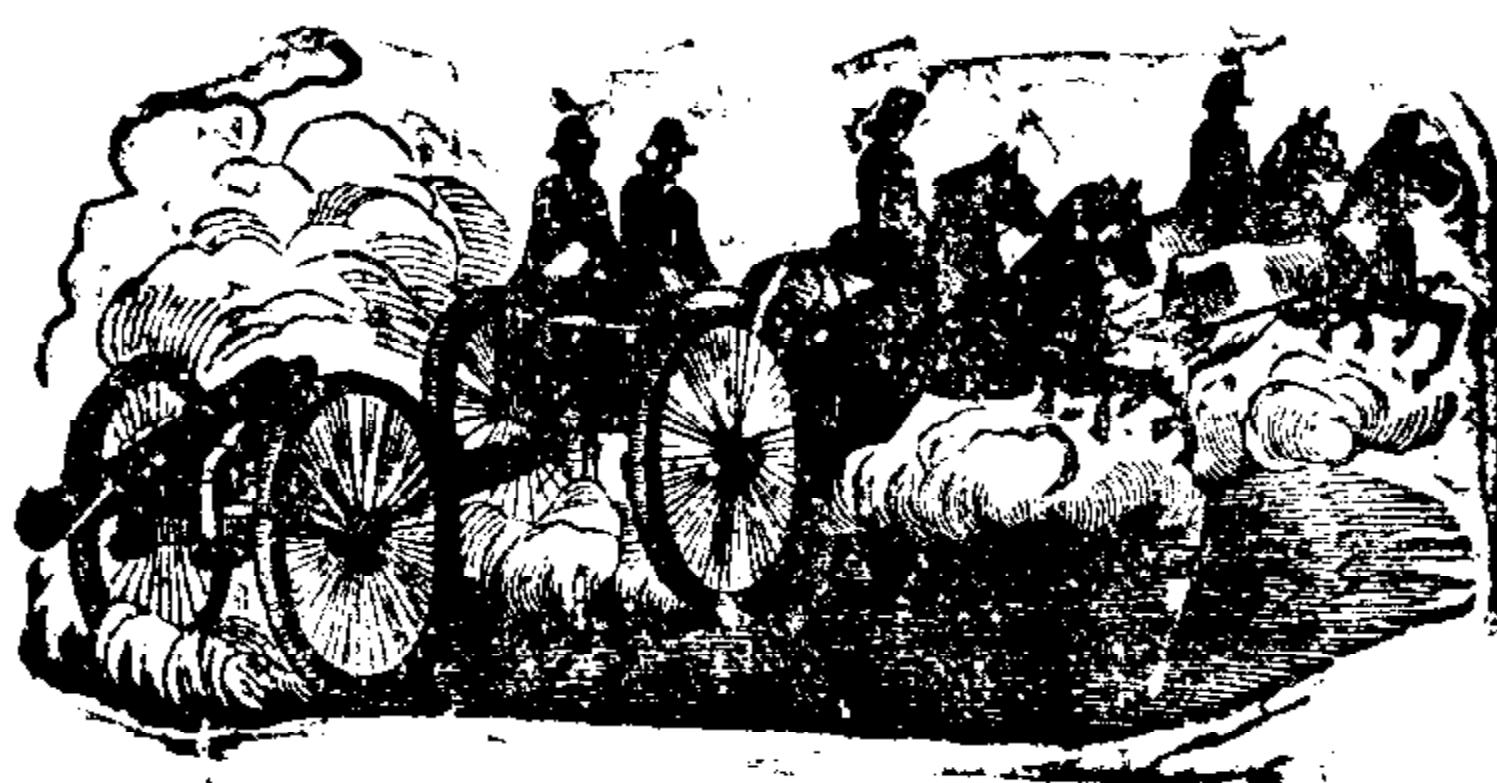
之言。殆不可。雖然。其斷斷長言之。而大半若爲中國人說法者。則亦有故。蓋以中村戶水諸博士嘗著論滿洲善後策。舉日本之野心以捧示天下。若見垣一方焉。我國報界競翻譯之。加以評論。而其論亦漸動當道。曉然於依賴他國之萬不足恃。日本人亦微聞之也。慮因此而害我感情。而將來外交上之難題。由是生焉。乃汲汲焉思所以辯解之。而大隈此文。即其最有力之代表者也。平心論之。則國際上之交涉。惟有強權。更無道德。雖有大隈之辯才。而事實固自不可掩也。故謀國者。而有依賴他國之心。未有能自立者。我之始依賴日本。宜矣。雖然。我國民依賴心。殆成爲第二之天性。而政府當道。抑更甚焉。最可慮者。始焉依賴日本。繼焉聞有人言日本之不可依賴也。乃忽移其依賴日本者。轉以依賴他國。則其禍根之所種。殆有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不能喻其險者。大隈不云乎。俄國百年來。所以掠地於我者。皆非以兵力。而以外交也。近日頗有政府聯俄之說。吾度諸公。雖憤憤亦不至若是。且即有此思想。亦無此魄力。吾敢斷之。雖然。狡焉思啓者。豈惟一俄。若徒以猜忌日本之故。示他國以隙。之可乘。則咸豐十一年光緒廿一年。外交失敗之歷史。或將復演。而中國且益不可救也。故大隈之言。其亦有一

顧之價值焉矣。

大隈之反對瓜分論而提倡保全論也。蓋自十年以前。以吾中國人所受言之。則被瓜分與被保全其慘辱正相等兩者。蓋無擇也。雖然。大隈發明中國無可瓜分之理。讀之使人氣一。王其言。國有自亡而他人莫或能亡之讀。之使人發深省。以是爲普通之中國人說法。誠藥之良哉。其排斥勢力範圍之說。可謂獨立不懼。其斷斷於同種同師。可謂不忘本也。數年以來。日本學者。不復自刎與中國同民族也久矣。我固不屑攀日本以爲榮。日本亦何必遠我以爲辱。近田口卯吉氏。倡日本爲阿利安族之說。舉國多和之者。羣沾沾自喜焉。適以見其器量之小。而崇拜他族之奴性未去耳。大隈之說。蓋駁田口者。大隈猶磊落一男子也。

其論俄羅斯國情兩段。最沈酣詳盡。真是胸有千秋。當道中而尙有懼俄癖者。宜以此藥之。

國聞雜評



十六

日俄戰爭與中日戰爭之比較（續第五）立人譯叢



黃海之大海戰 中日日俄兩戰爭。彼日本海軍之大勢。均自黃海一大戰而定者也。中日戰爭時。彼艦隊之編制。以松島爲旗艦。率本隊第一遊擊隊及運送船西京丸以援助。伊東司令長官。于其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進航。十七日抵海洋島附近。時我艦隊之旗艦定遠。率鎮遠以下十餘隻。大小之軍艦。丁提督爲之指揮。旣畢鴨綠江畔送兵之任務。亦駛至海洋島海面。適遇彼艦隊之西北上。因布陣形。邀擊彼艦隊。彼亦應戰。砲戰亘五時餘。此間彼之赤城比叡兩艦及西京丸。忽脫離戰列。爲我艦所包围。砲彈雨注。比叡遂失火。赤城之司令塔亦爲我砲彈所轟毀。艦長死焉。其旗艦松島。亦爲我艦所特別注意。而猛加砲擊。遂大受損傷。失戰鬥力。伊東司令長官。僅以身免。

而移乘于橋立艦。其餘諸艦亦頗有損害。然我艦隊雖力戰。而艦型複雜。不能劃一。噸數亦不及日艦。且多屬老齡。武器多爲舊式。遂終不敵。失火及沈沒者五艦。餘因敗退。今對照此海戰。彼我之海軍力爲表如左。以備閱者之參考焉。

(我國海軍)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定遠	裝甲砲艦	七三三五	一四海里	松島	海防艦	四二七八	一六海里
鎮遠	同	七三三五	一四	嚴島	橋立	四二七八	一六
靖遠	巡洋艦	二三〇〇	一八	吉野	同	四二七八	一六
致遠	同	二三〇〇	一八	扶桑	巡洋艦	四二六八	二三
來遠	裝甲砲艦	二九〇〇	一五	甲鐵艦	三七七七	三	
經遠	同	二九〇〇	一五	巡洋艦	三一七三	一九	
威遠	巡洋艦	二三〇〇	一五				
超勇	同	二三〇〇	一五				
廣甲	同	一二九〇	一五				
		一四	一五				
		一二九六	一五				
		一四	一五				
		比叡	一千				
		哥拔艦	二三八四				

(日本海軍)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千田	高津洲	二三〇〇	一五	秋洲	扶桑	三七〇九	一九
浪速	千穗	二三〇〇	一五	同	甲鐵艦	三一七三	一九
		二三〇〇	一五		巡洋艦	三七〇九	一九
		二三〇〇	一五			二四三九	一九
		二三〇〇	一五			二四三九	一九
		二三〇〇	一五			二三八四	一九
		二三〇〇	一五			一二九六	一九

廣丙	水雷巡洋	一〇〇〇	一五	赤城	砲 艦	六二二	一〇一
平遠	裝甲巡洋	二〇〇〇	一四	西京	運送船	一九二三	一
合計	一二隻	三三、三六六噸		合計	一二隻	三九、七二七噸	

故自艦數之多少而言。雖彼此相等。然噸數艦型等。皆日優而我劣。且其主力艦之艦力。整齊劃一。速力亦勝能始終保持。協力動作。我主力艦則適與之作反比例。此日本之所以終收勝利者也。

此次之日俄戰爭。則俄羅斯之艦隊。自八月十日大海戰前。已屢爲日軍所邀擊。或被擊沈。或減損戰鬥力。然彼終不小屈。突于八月十日午後。以戰鬥艦六隻。裝甲巡洋艦一隻。巡洋艦四隻。及驅逐艦八隻。而組成之大隊。奮航出港。破日軍之監視。日軍以第一第二第三之三分艦隊。要擊其進路。向其主力艦激烈射擊。苦戰移時。乃復擊退其旗艦遮詐列徐。雖幸得逸出而遁入膠州灣。然艦體已負非常之重傷。其餘逸出各艦。或逃往上海。或逃入膠州灣。或遁向西貢。亦皆受重傷。殆不堪用。且悉解武裝。失戰鬥力。其最著之那域。亦於向海參崴逃遁之途。爲日本第二艦隊所擊破。于是全艦隊遂

釋
義

四

四分五裂。殆全失戰鬥力。不復成軍矣。而于此海戰。日艦損傷亦多。其旗艦三笠。本爲俄艦所最注意。而欲擊沈之者也。故損傷最甚。幾至失戰鬥力云。今據兩國之公報而表示此。海戰彼此之海軍力于左。

(艦種)	(艦名)	(噸)	(海里)	(砲數)	(水雷發射管)
戰艦	朝日	一五、四四三	一八	五〇	四
三笠	一五、三六二	一八・六	三八	五〇	四
富士	一六、六四九	一九・二	五〇	五	五
八島	一二、五一七	一八・五	三八	五	四
敷島	一五、三六二	一八・五	三八	五	四
鎮遠	七、三三五	一八	三六	四	四
出雲	一四	三五	三五	四	三
甲巡	九、三三五	一八	三四	三	三
洋巡	九、三三五	一八	三三	三	三
裝甲	九、三三五	一八	三二	二	二
巡洋	九、八〇〇	二〇	二〇	二	二
日進	九、九〇六	二	二	一	一
八雲	九、八〇〇	二〇	二〇	一	一
千歲	七、七〇〇	二〇・五	二〇・五	一	一
春日	七、七〇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等二	七、七〇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巡洋艦	七、七〇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千歲	四、七六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等二	四、七六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巡洋艦	三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千歲	三〇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等二	三五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巡洋艦	三五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千歲	三六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等二	三六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巡洋艦	三六	二一〇・五	二一〇・五	一	一
千歲	四	四	四	四	四
等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巡洋艦	四	四	四	四	四

斯羅俄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空置	
	戰艦	合計	艦詐列徐	列杜遜	波鼈打	播里士乙	伯士波路	賒士波路	波路打華	亞士哥列	巴楊	六一〇〇	七、七三六	三六三七五	五三九	三〇三〇三〇三〇三〇二三
巡洋艦	洋裝中巡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四、八六一	四、二七八	三、一七二	一九	三三
巡洋艦	巡洋艦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四、二七八	四、二七八	一六	一六	二二
亞士哥列	巴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七隻	一四三、六五五	一一	一六	二二
波路打華	賒士波路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二、九二二	一二、九〇二	一八	一八	二二
波路打華	伯士波路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〇、九六〇	一〇、九六〇	一八	一八	二二
波路打華	波路打華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六・三	一六・三	一七・五	一六	二一
亞士哥列	亞士哥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六一〇〇	六一〇〇	五〇	六〇	六七
巴楊	巴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七二	七二	四四	三四	三〇
六一〇〇	六一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五	五	四	四	三〇
七、七三六	七、七三六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	三	三	三	二三
三六三七五	三六三七五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五	五	五	五	三〇
五三九	五三九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六	六	六	六	三〇
二三	二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	一	一	一	一

譯 稿

同 奧 亞 拿

六、六三〇

二〇

三四

六

同 巴魯拉打

六、六三〇

二〇

三四

四

同 那 城

三、二〇〇

二五

一九

四

合計

一〇三、三六八

一一

五一五

五九

日本多于
俄 國 者

六隻

四〇、二八七

二四

一三

試觀上表。其艦數砲數等。皆日本占優勢。且以三十隻驅逐艦及水雷艇之大多數。而對俄羅斯驅逐艦八隻之少數。此實未戰而已操勝券者也。

然此次日俄大海戰。有特別惹人著意之一事。則同型艦及裝甲艦効力之卓著是也。日本自甲午黃海一役。見我軍裝甲艦之堅勇。及悟己軍同型艦之有效。于是急增造同型之戰艦及裝甲巡洋艦。當時已大惹各國海軍之注意。而果也於此海戰。即以此兩者而摧敗俄軍。是此兩種艦之果足深恃也。更彰彰明矣。後此各國海軍。又將囂然。日以擴張同型艦及裝甲艦爲事乎。

美人手

八 說

紅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十九回 傲俗客貧戶却恩施 慕夫人酒樓求介紹

却說瑪琪拖亞進了助摩祖的宅門。恍惚聽見裏便有人談話聲。細聽他似是有客在座的情景。瑪琪拖亞住了腳。自語道。有這麼湊巧。剛來就碰着有客。意欲轉身回去。又念來了一場。既入到門。怎好退縮。橫豎倒不如進去坐坐罷。遂站在院子裡。揚聲問道。請問可有那位在裡便忽然住了聲。只聽得窓戶開處。有一個年約六十來歲的老婆子。探首出來一張。看這個老婆子。倒不像。是。助。摩。祖。所。說。他。祖。母。的。貧。窮。模。樣。兒。瑪。琪。拖。亞。仗。着。是。他。家。主。人。的。外。甥。也。不。管。甚。麼。通。傳。禮。儀。見。有。人。在。便。推。開。門。跑。進。廳。上。去。那。老。婆。子。大。似。有。不。悅。之。色。說。道。你。這。位。是。那。裡。來。的。呀。是。哿。巴。也。士。店。的。貴。伴。來。這裡拿蓮草花的麼。瑪琪拖亞道。不是不是。我是來拜望助摩祖的祖母呢。那老婆子

道。在○下○的○就○是○助○摩○祖○的○祖○母○了○請○問○相○公○是○那○一○位○瑪○琪○拖○亞○初○意○以○爲○助○摩○祖○的○祖○母○必○定○是○個○甚○麼○樣○襪○襪○鍾○狀○態○的○今○見○他○這○般○齊○整○倒○吃○了○一○驚○答○道○我○乃○是○圖○理○舍○譽○行○主○的○外○甥○瑪○琪○拖○亞○老○婆○子○道○啊○約○在○上○的○就○是○瑪○琪○拖○亞○相○公○麼○我○常○聞○得○孫○兒○助○摩○祖○說○及○只○是○未○有○會○過○面○請○過○這○邊○坐○囉○說○着○便○導○過○偏○間○來○瑪○琪○拖○亞○隨○着○進○去○見○該○客○廳○地○方○雖○不○大○却○十○分○整○潔○所○敷○設○的○傢○具○雖○是○舊○物○却○也○大○方○絕○不○似○是○貧○戶○人○家○的○光○景○瑪○琪○拖○亞○懷○着○滿○肚○子○疑○惑○就○坐○時○見○桌○上○擺○着○許○多○裏○札○絨○花○的○器○具○心○裡○悟○道○怪○不○得○他○方○纔○問○我○是○甚○麼○店○裡○的○夥○伴○原○來○他○家○是○做○這○等○手○業○過○活○的○坐○定○後○瑪○琪○拖○亞○道○我○前○夜○遇○了○強○徒○幸○得○令○孫○救○助○這○件○事○想○令○孫○已○經○對○你○老○人○家○說○過○了○今○日○我○特○地○來○向○你○老○人○家○告○謝○兼○且○候○問○候○問○你○老○人○家○那○老○婆○子○道○助○摩○祖○甚○麼○都○沒○有○說○過○多○謝○費○心○了○瑪○琪○拖○亞○道○如○此○說○這○個○孩○子○更○難○得○了○我○昨○天○晚○上○到○行○裡○見○我○的○舅○父○也○曾○求○他○加○些○工○錢○給○你○令○孫○我○這○裡○也○有○一○點○兒○窮○心○說○着○便○從○袋○裡○拿○出○銀○包○子○來○取○了○兩○個○金○錢○說○道○這○是○送○把○令○孫○買○點○東○西○孝○敬○你○老○人○家○的○伸○手○把○這○兩○個○金○錢○遞○了○過○來○那○老○婆○子○止○着○道○我○家○裡○雖○是○

不大好過。活向來不肯受人家恩惠着實請相公收回只當作不輕覷小婦人家就好了。觀他的神氣好像是自己也是甚麼大戶人家不過此時中落了雖然丢了家業仍不曾連那氣節兩字也丟掉了故而一聞人家施他恩惠倒像是人家褻瀆他一般不特不感謝反拿出腔子來令人討個沒趣瑪琪拖亞平生最好以錢財炫人不料今日碰了這個釘倒弄得十分不好意思連忙把手縮回將銀包子慢慢的打開無精打采的將金錢仍舊納進去答道如此說我也不敢強瀆了但我已出了這點心怎好意思收回呢那老婆子道是相公自家的物有甚麼不好意思我家裡雖窮也能吃得起苦錢財儻來之物我斷不敢受過分的就是助摩祖他年紀亦已漸漸長大論理應該打發他去當當兵役替國家出出力盡回個人的義務銀行的職役實在非我本意所願的瑪琪拖亞道令孫這分銀行的職役不是丸田夫人特意推薦的麼那老婆子道是不錯助摩祖的父向來在丸田夫人府上隨侍他老爵爺因此夫人念了舊先年夫人遷來巴黎間及助摩祖就替他荐了到銀行我當時見他年幾尙小又是夫人一場好意故此任他隨意只管暫時謀個棲身罷瑪琪拖亞道然則丸田夫人你便常常會

小說

四

面的了。那老婆子道。丸田夫人我一面也沒會過。不過近來想寫一封信去請他把助摩祖的職役辭了交回。我待自己教導他。纔放心呢。拖瑪琪亞見他所答總是一種冷冷淡淡的意思。知到本意來頭與他大不對路。遂不敢多說。便要起身告辭道。我不坐了。那邊尊客太守候久了。對不住了。那老婆子道。那裡有客屋裡就是我老身一人。瑪琪拖亞道。方纔進門時不是有人談話聲麼。那老婆子道。那裡是想相公聽錯了。瑪琪拖亞此時也不敢再盤詰。單應道。是聽錯的麼。哦請了請了。糊糊塗塗的應了一句。回身轉了轉腰。便大踏步出了宅門。自己詬罵自己道。今天不曉得碰了甚麼祟神。偏偏要搗我的鬼。適纔上布街既弄得個悶葫蘆。如今這個老婆頭又碰得一鼻子灰。真真是晦氣。這疑團怎麼破呢。做不得。我找着助摩祖一定要問個明白。那有貧戶人家。見人把他金錢倒要拿腔子來對付人的。想他家世必有個來歷。再者助摩祖既得丸田夫人。我未會過夫人。或者藉他的路子去會會他。諒也使得。一路沈吟着。是時已是向午時候。肚裡覺得有點子餓。因走到一家酒樓。直奔進樓上。佔了一個座。酒保遞來菜單子。胡亂點了幾樣。遂向桌上拿起一張本日的新聞紙來。慢慢的檢閱。見雜誌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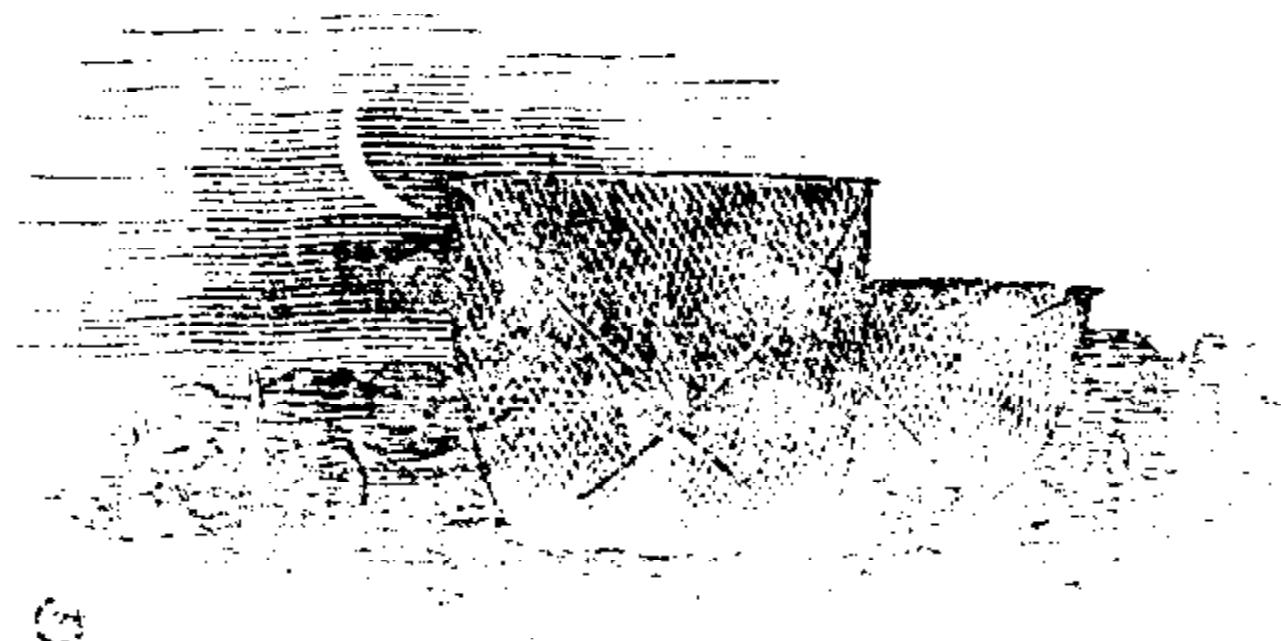
一段標目寫的是「愈出愈奇」瑪琪拖亞留神一看。不覺驚異起來。其文曰。
前瀨音川網得之美人手。其後用防腐藥瓶擺設在解剖會博覽陳列場中。不意昨宵夜半。竟有人將手盜去。刻下警署已派出四路偵探。到處查拿。此案能否破獲。現尙未知。以此公衆往來之地。警察如許嚴密。乃若輩宵小。竟敢施其手段。殊屬大膽。然能敷得手。始終不露破綻。亦可謂狡捷之至矣。

瑪琪拖亞讀完。暗道。真果是愈出愈奇了。這個斷美手人。看來他的爪牙多得很哪。他到銀行做了賊。恐怕留下證據。被人識破。故而暗地把這隻手偷回。然則我這個手鍤。他也想設法奪回。無疑了。照此看來。那冰上的美人。一定是他們的黨羽。這個美人局。一定也是他們的擺佈。要來勾引我這手鍤的呢。正尋味看。只見酒保已把所定菜式。端了過來。遂一便吃着。一便慢慢的想。忽見前樓。又到了一個客。舉眼看時。認得是烏拉迓華醫生。就是先前在趕冰場會見的那位夫子。瑪琪拖亞忙把刀叉放下。高聲喚道。烏拉迓華君。久違了。久違了。近日我少到俱樂部。總沒會你面。可有甚麼新聞嗎。烏拉迓華道。老沒見呢。新聞倒無甚新聞。只是外間喧傳那隻美人手。昨夜被人盜了。我

小說

六

今朝到了兩家貴人的宅眷處診脈。說起來大家都很詫異這件事呢。瑪琪拖亞道。此刻我纔念過這段新聞。不錯。你是個醫生。貴家宅眷大約都認識的了。請問丸田伯爵夫人。你可認得嗎。烏拉迓華道。何止認得。他每有病。差不多都是叫我替他診視的。瑪琪拖亞道。這麼大名譽的婦人。我很想見他一見。你可能引薦我去會會他嗎。烏拉迓華聽說。低頭想了一會兒。不知烏拉迓華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飲水室詩話



文苑

葉君夢梨。自署江蘇一少年。以近詩數章見寄。讀之穆然想見其人。今錄實詩話十幅。花箋錄楚騷。江天寥闊雁聲高地。經百戰河山壯。心有千秋魂夢勞。銀燭半闌秋。臥月羅衫斜曳夜磨刀。舊遊如夢那堪說。兩度西風感鬢毛。片帆浩蕩入風塵。雲水漫漫魚鳥暝。斗酒橫胸縱奇氣。萬花得雨傲殘春。自憐年少凋華鬢。更爲情多作恨人。手綰天龍翔。帝闕五雲深。處叩頭前因。浮生何事說黃農。兵火撩人劍氣濃。青史有靈雄鬼嘯。亂山如故白雲封。曉星斗大明。渝海鐵甃潮寒泣。臥龍欲洩芳懷何處是。涉江遙指最高峯。蓼花吹盡水生紋。漁笛聲淒不耐聞。北望關山空極目。南飛烏雀自成羣。幾家羅襪濕。流露兩處青天夾。斷雲秋盡海門鯨跋浪。故應夜夜夢終軍。右四首鎮江晚泊百尺危城萬尺山。黃流日夜繞其間。丈夫對此壯顏色。上帝無言獨往還。治亂千年助歌哭。風雷一。

氣震冥頑夕陽黯淡江雲黑寥落秋心問故關右一首金陵陰山鐵騎縱橫入天地無情江

自流痛哭千家思故主兵戈三月賦同仇地連東海羞秦帝手執南冠似楚囚合與文

山參帝闕兩行血淚話神州右一首江陰懷閻應元南望珠崖惟一慟北來胡騎又千重荒魂夜

嘯銅標冷大漠秋高古壘空地起崑崙且河嶽書傳秦漢數英雄情絲萬轉無人識獨

上危樓望斷鴻右一首與客談中國邊事有感前生渺渺問青史去路茫茫趁晚潮何日風雷慰岑寂即

今魂夢也蕭條瑤池夜晏羣仙醉渤海雲飛萬象凋尙記中原全盛日羽旌白道破天

驕右一首黃渤海舟中玉皇舉金扇秋風渺然至吹我魂夢飛忽遇赤松子攜手上玉京萬縷暮

煙紫天女簪雙眉靈氣吁瑤齒拾得淚痕歸寫作相思字右一首秋風秦皇兩勁敵荆卿與

子房白虹起天末尺劍寒秋霜博浪飛鐵錐鸞鳳深潛藏處士一震怒天地爲低昂竟

碎獨夫魂縗素旋相望白帝泣斷蛇赤犧入咸陽一令止苛政衆生福穰穰懿歎古之

人俠氣盤中腸歌哭太無聊隻手廻滄桑遺烈名千古日月同輝煌况聞聖天子從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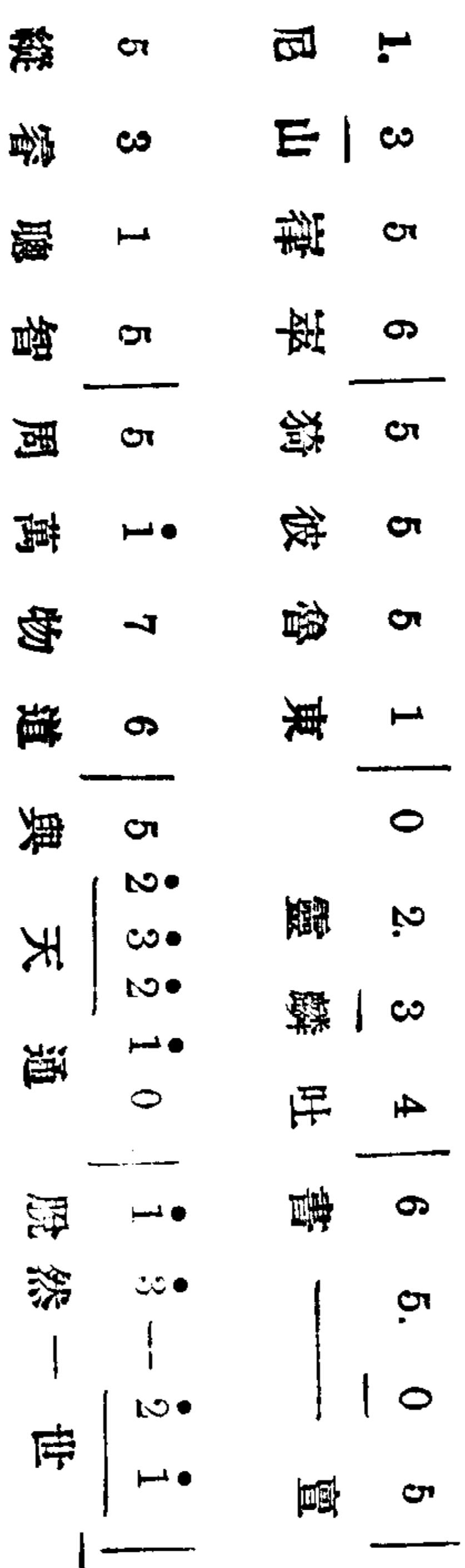
稱武湯義旗動風雲萬國傾壺漿神器歸有德時謂之小康青史信不謬來日知方長

小試得將相大舉爲帝王中國好山河開眼睨八荒手繪兩白龍莫邪與干將大聲呼

九京齒頰餘芬芳。右一首讀張良傳書後」北風搖殺氣暝色滿神州。年少偏多恨。時危獨倚樓碧雲何處雨殘日。一簾秋玉笛聲聲喚悠然。望帝邱。右一首倚樓

樂學漸有發達之機。可謂我國教育界前途一慶幸。苟有此學專門。則吾國古詩今詩。可以入譜者正自不少。如岳鄂王滿江紅之類。最可譜也。近頃橫濱大同學校爲生徒唱歌用。將南海舊作演孔歌九章譜出。其音溫以和。將鄙人舊作愛國歌四章譜出。其音雄以強。能叶律如是。是始願所不及也。推此以譜古詩。何憂國歌之乏絕耶。今錄其譜如下。

♩ 4/4
(演孔歌) 譜之一



國歌

2 1 2 1 6 5 | 5 0 5. 1 | 2 3. 2 3 | 2 1 2 — 0 |
 表豈不雍一容 — 乃心臚臚實哀愍 — 猶 —

6 5 1 3 | 2 1 2 3 1 — |
 詩言拯之共其吉 — 囙 —

C調 4/4 (愛國歌) 譜之一

1.1 1 6.1 4 | 2 1 2.3 2 1 7 | 1.0 4.4 2.2 | 1 1 6 5 5 |
 決決我中華 最大洲中最大 國廿二行省 爲一家物產

4 6 5.5 4.0 | 5 5 4 5 | 6 7 1 — | 2.2 1. b7. 7 6. 6 |
 脾沃甲大地 天府雄國 言非謗 — 君不見英日匪匪

5. 5 4 5 6 — | b7. 7 1. 1 | 2 — 3 — | 4 — 2. 2 1. 1 |
 三島尚崛起 — 惋乃堂堂吾 — 中 — 華 — 結我團體

6. 6 5 4 — 2. 2 1. 1 4. 4 5 — 6 ^b 7 1 2 — 4. 4 4 5. 5 5 —

巍巍精靈——二十世紀新世界 雄飛爭內 舉興論可凌雲

6 2 1 • 6. 6 | 6 5. 5 4 0 |

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今欲爲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楊晳子之黃河揚子江諸作。庶可當之。亞雅音樂會之成立。鄙人嘗應會員諸君之命。撰黃帝四章。該會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壯。深可聽。但其詞弗能工也。今將譜與文兩錄之。

一 嘤○嗶○我○祖○名○軒○轅○降○自○崑○崙○山○北○逐○蠻○賈○南○苗○蠻○馳○驅○戎○馬○間○掃○攘○異○族○定○主○權○以○貽○我○子○孫○嗟○我○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

二 溫○溫○我○祖○名○軒○轅○世○界○文○明○先○考○文○教○算○明○歷○元○還○將○醫○藥○傳○科○學○思○想○尋○獮○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

三 巍○巍○我○祖○名○軒○轅○明○德○一○何○遠○手○闢○亞○洲○第○一○國○布○地○金○盈○寸○山○河○錦○繡○爛○其○

文苑

六

明處處皆遺念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
 四繩繩我祖名軒轅血胤多豪俊秦皇漢武唐太宗寰宇威棱震至今白人說黃
 禍聞者顏爲變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

(黃帝歌) 譜之一

2	2	2	1	—	2	—	3	3	—	5	5	6	5	—	3	—
鶠	赫	我	祖	名	—	軒	轅	降	自	宣	端	山				
3	3	5	5		6	6	5	3		2	2	2	1		2	—
北	遜	獮	鬻		南	苗	蠻	驅	戎	馬	聞	掃				
6	6	7	7		5	—	3	5		6	6	5	3		6	—
壤	異	族	定	主	—	權	以	貽	我	子	孫	嗟				
7	—	7	6		5	6	3	5		6	6	5	3		2	—
我	一	子	孫	無	忘	無	忘	乃	祖	之	光	榮				

一 國旗赫赫懸當中。華旭照黃龍。國歌肅肅諸笙鏞。漢聲奏大風。借問儀式何其

隆。迎我主人翁。於乎。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

二 五千年來文明種。神哲君傳統。二十世紀大舞臺。天驕君承寵。國民分子盡人同。責任君惟重。於乎。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

三 衆生沈痛吾其恫。吾將儲藥籠。國民奮飛吾其雄。吾待毛羽豐。不然赤手雙拳空壯語。終何用於乎。以何一少年。成就主人翁。

四 前途進步靡有窮。一得甯自封。河伯語海含驕容。遼豕真如夢。業耶業耶。終未來。日君珍重於乎。勉勉一少年。無忝主人翁。

G 調 (參 考 曲) 講 之 一

2 2 1 2 | 3. 3 5 | 6. 6 6 | 5 | 0 |
國旗赫赫懸當中 | 華旭照黃龍 |
6 6 1 6 | 5. 6 5) 3 | 2 2 1 1 | 2 | 0 |
國歌肅肅諸笙鏞 | 漢聲奏大風 |

文苑

八

借問儀式何一其隆迎我主人翁一
於乎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一



前號登中國學會及假定章程嗣經該會發起人來函稱章程尚擬更改故暫停印俟改定後乃再發布閱者諒之 本社識



專 件

爲無責任之言以責難于當道者也。電文已登上海各報。今承該同鄉會將續上錫制軍一書惠寄。其言皆切實可行且於官商合辦之方法言之博深切明可以爲將來準的誠經世有用之文也。乃亟錄之 本社識

留學東京四川學生爲川漢鐵路事上川督錫制軍書

英法坐索川漢鐵路事勢日迫。東中川省留學生三百餘人開同鄉會商議對付之法。又以徒託空言。言之無力。乃各自度其力量所能及。先認股份。以爲內地倡。即席認得四萬餘金。又各度其親友所能募勸者。分担認募勸之義務。約可籌二十萬金。乃據此情形。電函蜀督。此真能實事。求是非徒。

留學東京四川學生爲川漢鐵路事上川督錫制軍書

專 件

均勢求索。逾急而自築之議。雖經我制軍苦心提倡。覃精擘畫。徒以吾蜀民未能仰體憲意。以致資本久未鳩集。工程久未興行。制軍不負蜀民。蜀民實負制軍。言念及茲。能無憤愧。生等竊以爲今日乃實事之世界。萬非空言可以搪塞。敷衍可以爲功也。數月以前。日人要索韓國以開墾荒地之特權。韓人拒之。特立一段礦會社。以圖抵制。乃空名雖懸。而資本無著。不及旋踵。遽被解散。而韓之國權。乃益蝕於日。此最近之覆轍。實吾國之前車。今川漢公司之議雖立。而川漢公司之實無聞。倘使遷延蹉跎。更閱歲月。恐成追日至。將有並此虛名而不容久戶者。夫列強之待中國。各以鐵路政策而定其勢力範圍。路權所及之地。即政權所及之地。中國失一省之路。即失一省之權。此近年來稍有知識者所能明知。而現今東三省之慘禍。更示我以確實之證明。凡此皆我

制軍所熟慮洞察。無俟生等之詞費也。今日急務。不在空言。而在實行。而實行之資。必藉實力。有公司而無資本。則等於無公司而已。以制軍之賢明。用全蜀之腴富。而建議經歲。成立無期。生等實爲吾蜀人痛之。實爲吾蜀人恥之。乃者得茲警聞。驚心動魄。爰集同學。共商籌應。僉謂我儕幸得賢父母拔之九淵。示以周行。而爲子弟者。猶復泄沓酣嬉。坐視父兄之焦勞。而無毫釐之能贊。非特蔑其責任。抑乃悖於大倫。遂乃廣集芻蕘。思獻芹曝。冀助萬一。猶表血誠。復思此舉最難之題。莫如籌欵。苟不自任。何以責人生等半屬寒畯。且居域外。明知雖竭綿薄。無補涓埃。猶欲援請從隗始之義。爲拔發先登之行。僉謂茲路若失。則全蜀危。而全國隨之。今當如日本人應國債以供戰費。雖節衣縮食。猶當圖成。乃各充其力所能逮。立認股本六萬餘金。認籌募者三十萬。知此區區。非

濟於事。聊效蚊負。以厲邦人。當即將集議情形由電馳稟。並陳三事。俯候鈞裁。徒以電文簡略。不能盡言。復合衆議。擬爲開辦方略十五則。肅具正稟。由驛馳陳。凡所引稱。當久在賢明洞鑒之中。顧遼東獻豕。獨有微誠。倘邇言之見察。或一得之有裨。則非徒生等之榮。抑亦全蜀之福也。所有生等會議公擬川漢鐵路開辦方略緣由。謹具稟瀝陳。伏乞制軍大人慈鑒。今將生等公擬開辦方略瀝陳管見恭候 鈞裁 謹案川漢全路。大約當分三段。漢口至宜昌爲一段。宜昌至重慶爲一段。重慶至成都爲一段。三段勢難同時並舉。不得不分先後。至於孰先孰後。各有其利益之所存。自成都築起。則首善所在。觀聽易聳。可以令全省人愈加踴躍。自漢口築起。則轉運材料較易。節節深入。無復困難。然生等之意。以爲宜昌至重慶一段。水道艱阻。不便交通。較漢宜一段爲尤急。且路

成之後。運轉貨物較多。獲利更速。則開辦之始。先修慶宜。似爲最要。但此先後問題。今且勿論。目前最要。莫若籌欵。工程既分三段。則籌欵亦可分三期。全路估工。約湧五千萬。先修一段。則其所需三之一耳。即慶宜一路。工程較難。最多亦不過二千萬。今請先以二千萬爲率。而商榷其籌措之法。備采擇焉。

今欲舉此大業。必非徒藉商股之所能成。亦非徒仰官款之所可集。故必出於官商合辦。殆事勢之所不能避也。今請先論官款。次論商款。

(甲)官款 今者此事承我制軍及諸大憲之提倡。則於籌官款以助商款一事。必經計謨擘畫。具有成算。無俟牛等草茅之獻其芹曝也。而生等猶欲有所陳者。譬諸父兄爲一家籌永遠之計。困難焦勞。日不暇給。爲子弟者雖不克助力。然苟有所見。敢不貢其愚以備采擇乎。生等竊維今日當百廢待興。司農

仰屋之時。欲戶部商部之撥款開辦。殆非可望。故言官欲不歛不專限於本省。然本省正供歲入有常。驟移巨歛以屬路工。勢多窒礙。此中曲折。生等固亦知之。然猶喋喋以陳者。實以茲事關於全省。全國之安危。至重且大。雖他事撙節。猶當爲之也。竊計各項消費物品。如土藥。煙膏。煙草。酒等。量加釐稅。無害民生。鹽務一項。百弊叢集。若改籌辦法。節省糜費。以釐歸釐。以課歸丁。歲得百數十萬。似尚非難。其他銀元各數項。爲基本。若藩庫更可割撥。則以三年之所入。當可得全路工程所需之半額。而有餘此。制軍當已有權衡。無待生等詞費者也。

(乙) 地方公歛 在川省籌地方公歛。其較他省尤便利者。有兩端。一則各府州縣多有存儲生息之歛項。此種歛項之性質。一湏分能得常息。二湏所放置之

地。安固。而爲衆所信。三湏用之。以謀地方公益。今以公。益。論。則孰有急于。爭路權。以保桑梓者乎。以安。固。及。取。息。論。則利源之雄厚。與保證之確實。更孰有逾于鐵路者乎。制軍誠能以此意宣示紳民。使曉然于輕重緩急之所在。而諭其移購鐵路股債票。歲得利息。仍爲其地方之需。度州縣父老。未有不爭先奉令者。即此一項。當不難集成鉅歛。其二則吾蜀各州縣向遇地方要舉。每有計糧攤集之條。歷久相習。無或窒碍。既不同加征以滋物議。實足以積壤而成邱陵。惜歷年以來。吏胥收繳之所蝕。蠹紳承攬之所侵。大率取于民者十。而入於公家不過六七。耗于各項者恒三四也。今擬請釐去前弊。分別上中下州縣。酌照各糧戶租畝多寡。勸令因糧攤認。由丁糧壹兩以上起。不派小戶。免滋擾累。請由憲轄核定辦法。暫限三年。即行截止。此項既由奇零小數集合而成。即作。

爲各州縣公購鐵路股份票。日後所得股息以備各地方興辦公益事件之用。則民間雖有一時輸將之煩。而地方可享永久無窮之利。事屬兩便。應請決行。在朝廷撫字深仁。或不欲重歛以叢民怨。然事關重大。似毋庸瞻顧徘徊。况此項性質又絕非加賦之比。生等頗聞內地風氣漸開于近日最險之現象。所謂路權亡而國權失者。各州縣父老固已知之。今若奉憲諭爲陳利害。人人知取地方之財。還以辦地方之事。稍有明大義者。只有感戴。更無抵抗。此生等所敢言者也。以此兩項三年所入得全路工程所需三分之一之額。當亦非難。

(丙) 民款 得官款及地方公款以植其大原。然後一面募民款以足之。以川省地大物博。謂合全省之民力。猶不能舉此區區之鐵路。雖五尺之童。猶知其非也。然於集股之事。猶若重有難者。則以規則不立。經

驗尙少。故相與裹足而觀望云爾。今謹擬獎厲集股之方畧數端。備鈞擇焉。

一請由官認保歲息五釐。以昭激勸也。民各安其所習。苟不習者。雖大利所在。猶將疑之。故各國政府獎厲大事業。常有官爲保息之例。如日本之於郵船會社。英國之於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其最著者也。自餘類此者。不可枚舉。夫日本郵船會社之股份。昔值百元者。今值七百餘元。加拿大太平洋鐵道會社。昔值百元者。今值五百餘元。其爲巨利孰不知之。而草創之始。附股者猶有戒心焉。彼政府當道能見事於未然。毅然以官力借保之。其實則開辦一二年後。即已獲利。官之所謂保者。實始終無湏動帑藏以爲支應也。今川漢鐵路所經者。皆號稱蠶叢天險之地。前此交通不便。行旅苦艱。路工一成。則以六千餘萬人之蜀。與全國四

萬萬人驟開交通之道。利之必豐。更何待言。特愚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耳。今誠能由制軍立案。證明凡附股者每歲最少必由公司給還五釐之息。若公司虧缺。官爲保之。由藩庫劃提。則民自有所恃。樂輸其資。以應當事之急矣。夫此鐵路苟辦理得宜。其必獲大利。此當我制軍所能明鑒也。既必獲利。則藩庫所保之息。自可不提。而既有此保證。則附股者之踴躍自當倍蓰。在政府實爲不費之惠。在民間則爲左券。之操一舉兩得。孰逾此耶。此真我制軍力所能及。而全蜀民禱祀以求者也。

●●●●●●●●●●
一請釐定股東權利義務。以著大公也。此公司既由官欵公欵民欵三令而成。則其性質自當如前。此所云官督商辦者。然近來興辦各事。民間附股之所以不踴躍。皆由舊式之官督商辦各業。弊竇

滋多。不爲民信。今我制軍雖大公爲懷。而小民驚弓之鳥。猶或未盡喻也。故生等以爲今圖茲舉。必當悉遵外國有限公司之格式。令股東之權利。無稍欠缺。然後可望大成。外國有限公司之例。必設總董七員。或九員。或十一員。十三員。以爲議事機關。設總司理副司理各一員。以爲辦事機關。設監查一員或三員。以爲監事機關。有取於國家三權鼎立之制。務令無弊。各機關職員任期皆有定期。而悉以股東會議公舉之。蓋必如是而其事乃可長也。今請繙譯歐美日本通行公司章程悉遵依之。明示大衆。以至公之的。倡辦之始。先置倡辦委員。倡辦委紳各若干人。以任籌欵募股之責。欵既籌定。則開股東總會。以投票法選舉三種機關之職員。而任用之官欵。占若干股。則由官派數員。以爲代表人。地方公欵。占若干股。各由該地方派紳。

商○爲○代○表○人○民○欵○占○若干○股○則○亦○各○有○權○投○票○與○官○紳○之○權○利○平○等○無○異○夫○公○司○之○投○票○以○股○數○計○官○欵○既○占○強○半○則○官○自○爲○大○多○數○之○股○東○三○種○機○關○之○權○必○多○爲○官○之○所○操○此○一○定○之○理○也○然○則○謂○股○東○公○舉○恐○致○官○權○旁○落○之○患○者○實○警○言○也○然○各○國○有○限○公○司○通○例○猶○有○限○制○大○股○東○之○一○法○案○日○本○商○法○第○百○六○十○二○條○云○各○股○東○當○會○議○時○每○一○股○有○一○箇○之○議○決○權○但○有○十○一○股○以○上○之○股○東○其○議○決○權○得○別○以○定○欵○制○限○之○云○云○自○餘○各○國○商○法○類○皆○有○此○條○此○其○故○何○也○蓋○若○無○限○制○則○有○百○股○者○得○投○百○票○有○千○股○者○得○投○千○票○如○是○則○大○股○東○全○占○優○勢○其○所○提○議○無○論○於○公○司○有○若○何○損○害○而○皆○得○以○多○數○取○决○故○小○股○東○之○僅○持○一二○股○者○其○意○見○不○復○得○伸○是以○各○國○皆○定○限○制○之○法○凡○有○十○一○股○以○上○者○則○或○合○十○股○而○得○一○箇○議○決○權○焉○

或合五股而得一箇議決權焉。此實有精意妙用存乎其間。凡立公司者所不可不知也。生等以爲若辦川漢鐵路公司亦當用此例使民欵之小股東各自信其權利之穩固然後附股者得以踴躍假如公司總資本爲五千萬兩分作一百萬股使官欵而占二千五百萬也。則代表官欵之委員即代表五十萬股也。此五十萬股而同投一樣之票。則其餘五十萬股散漫而無統屬者必不能伸其意見。而公司之全權惟官獨專之。彼小民自覺其權利之有名無實也。則或觀望不前者有焉矣。今莫如依各國通例。每十股有一箇議決權。若官欵五十萬股。則代表之官員得有五萬箇議決權。而彼公欵民欵之五十萬股。又非必皆一人占一股也。必多有以一人而占十股百股以上者。其議決權之制限亦如之。則彼所餘五十萬股充其量亦不

專件

八

過得七八萬個之議決權。官欵之五萬箇，常保統一。而公欵民欵之七八萬箇，勢每散涣，則辦事之大權必仍由官操其強半，可無疑也。然民間既有此相當之權，則自能獻可替否，匡官力之不逮，而防其流弊而附股者亦得安心。夫生等之喋喋陳此，似涉迂遠，驟觀之若爲贅談。實則公司成立之精神全在於是。此精神既宣示於大眾，可以獎厲。入股而速茲事之成也。夫以我制軍倡辦斯舉，知人善任，則雖以全權委託於長官，而民間不復過問，生等猶知其辦理之必得宜也。雖然，此鐵路公司之基業，將期諸百數十年以至無窮，安所得此後長官之賢。一一皆如吾制軍者，藉曰能之，而非可以繭絲之躬，降格以任此事，則必委諸屬吏。吏之賢否，固勿論，而遷調頻繁，致公司之主腦常失其繼續之性，亦非所以善其後也。故生等以。

爲必當將公司之權稍分出以均諸民間股東，此非襲尋常浮躁輩之民權論也。謂必如是然後其事乃可長也。苟我制軍能垂採此意，將所立公司純用泰西通行善美之章程，使官民各有其權，各得其所，而謂民間素封家猶如前此之觀望，生等不信也。抑此事不徒關於此區區一公司而已。吾中國前此所有官督商辦之事業，類皆不克全始全終，以致授民口實，而令後此招股日以難。其故皆由於無大公嚴正之法律。是以此而一國資本之不能合同，生計之不能發達，皆坐是矣。我制軍誠能乘此機會，定一最良之法，以爲天下倡，使自今以往，凡屬官督商辦之事，皆取則焉，則資本從此大聯，利源從此大開，千數百年後，猶將仰制軍之盛德。非獨現時區區蜀民之感戴而已。一曰責成各團體，給以股票，使其分募也。夫既有

官欵公欵以爲之提倡。復有藩庫承諾以爲之保息。更有善美章程以爲之定權。民之稍明時局。稍知大義者。慮無不踴躍以從事矣。然後助以官力。責成各團體之有力者。使任招募。其一則於各州縣皆立鐵路籌欵所。按其貧富大小。分別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二。通省西商票號。按其資本厚薄。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三。各行商人。按其商業。大小。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四。寄籍四川客官。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五。各處殷富禪院。按其產業。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六。川省邊陲土司。頗多富室。如有威信素孚之人。爲之勸募。亦可發給股票。令其自認。其七。生等留學東京之一團體。雖人微言輕。然既深知此事關係之重大。焚救拯溺之急。情不能自己。於現在認籌之外。若承發給股票。亦當更竭綿薄。各自認。凡此者非謂必以威力而

強迫之也。但此舉既爲大局之所關。復爲大利之所在。急公趨利兩者皆人有同情。今更組織完備。以使臂使指之方略。闔省通籌。則一二千萬金之資本。豈謂以膏腴之蜀。而不能集也。况章程既善。則各省殷富。皆當趨之若驚。所集者又不徒三蜀之資本而已。

一曰股額不大。分期徵收。使易於應募也。各國興辦公司。往往有以數金爲一股。而分數次或十數次徵收。使貧民皆得積蓄以入股。既利寒畯。復易集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國辦事經驗尚少。條理不能十分細密。股太瑣碎。固不相宜。然內地人民。率皆中產。股額太大。則或雖欲附徒緣無力。以致向隅。故生等以爲每股之金額。不可過五十兩以上。而分四次徵收。此各國通例然也。假如每股五十兩。其第一次所徵收者。不過十二兩五錢。雖

專件

鄉農市傭力皆可任。涓壤所積，遂成河嶽。以此集事，諒非甚難也。

今使我制軍誠能提出官欵若干，指籌地方公欵若干，而復有良法美意以募集民欵，生等及我鄉先輩，其亦孰敢不仰體憲意，竭力以圖贊襄者乎？必將廣爲演說勸勉，宣布德意，使全蜀人人皆知我

制軍此舉，皆爲吾蜀人身家妻子永遠之計。爲吾儕小民坊大患而興大利，風草之感速於置郵，民欵之大集，或將有出乎意料之外者，盛舉之成，指顧間耳。抑生等更統籌全局，所謂需五千萬之資本者，指全路而言耳。若先辦一段，則充其量，不過二千萬而已。足而二千萬者，又非必全行籌備，乃能動工也。先有其半，或有其四分之一，而即可以作始矣。夫官欵及地方公欵，無論何項，皆按年徵收。其第一年所得，必不能甚鉅。此易明也。而民欵亦分四次徵收，或半年

十

收一次焉，或一年收一次焉。則第一年所收，亦不過其半，或其四分之一。但使合此諸端計，第一年所可收到者，有四五百萬，則即可放心開辦，綽綽有餘。蓋第二年工程續進，而新欵亦續來也。然各國公司通例，所以劑股份之窮者，尤有一善法，曰公司債。日本謂之社債。社債者，以公司之主名，發出債券，募民間購買。其性質殆與國債無異。而各國大公司之社債，其信用亦常與國債埒。故往往有以股份充總資本之半額，而以社債充其餘半額者。此其故何由？謠社債之性質，與股份異。股份者，若公司獲利，則大享其贏。若公司虧缺時，或銷歸烏有。社債反是，公司之贏，非彼所與聞。公司雖虧，其常息不能有缺。雖公司罹破產之慘，亦必先盡所有，以償社債。故泰西資本家，有樂購股份票者，有樂購社債券者，購股票者略含冒險之性，購債券者純取保守之道，故必兼用兩者。

然後舉彼兩種性質之人之資本而悉招徠之此皆由西人經驗而得致可師也今使但籌備五百萬之資本即可以開辦慶宜一段若第二次資本不接續便可發債券以彌補之吾國人於債券之性質未甚明晰初或觀望宜采各國通例頒出詳細妥善之社債章程使衆了然每歲付以定息而用抽籤之法逐年攤還或十年或二十年五十年乃掃數還清焉苟全盤經理得宜則每歲攤償本息之數甚微而借其資本以資周轉爲效甚鉅此其法理及其條件至纖至密今避文尤不能詳陳若將來有意實行生等猶能任象鞮之役譯出以資采擇也夫近年來西人之紛紛爭我路權礦權盡人所同知矣然其資本乃十八九合社債之性質如蘆漢粵漢滬甯各鐵路皆是矣我督辦大臣發出鐵路公債券定其歲息以鐵路作抵復申以政府爲之保證而售券於倫敦巴黎紐

留學東京四川學生爲川漢鐵路事上川督錫制軍書

約之市場彼承辦此鐵路之西人固非自集有大 numeros之股份也所利用者全屬此種債券而已而外人購者若驚則亦可見鐵路債券爲大利之所存也夫我既假手於人而間接以用此法乃不能求之於我而直接以用此法天下可痛惜之事其孰逾此乎今使辦川漢鐵路而出此種債券且聲明以鐵路作抵押而政府爲之保證其債主之權利一如蘆漢粵漢滬甯也則以川省而售出一千萬兩之鐵路債券爭購者可立盡也股份之不難籌也旣如彼社債之可調劑也復如此然則我制軍誠決意以辦此路者其必不憂資本之無著矣

即萬不得已而或頒數百萬金之債券售諸外國以應工程一時之急則亦無害也夫生等所以皇皇懇請者原因慮外國資本之侵入而今乃謂分售債券於外國爲無害者何也蓋今日蘆漢粵漢滬甯諸路

專件

十二

之可危者。以彼出資之人，即承辦此路，享有權利之人。兩者合併，而我於路權，遂不復能過問。且使彼諸路者，工程由我修築，事務由我管理，而外人但貸我資本，以取其常息，則我復何危險之與？有今若興辦此路，我既有大多數之資本，以保其固有之主權，而修築與管理，皆本國人。即不然，或暫雇之於日本，彼歐美各國，於此路之內，毫不容干涉容之餘地。而惟購我債券，以取常息，我自信此路所入，足以遞年攤償本息，而有餘，則雖以路之一段作抵，以政府為保證，而借彼少數之債，以應一時，其亦奚傷也？蓋與蘆漢諸路比較，則借債同，而所以借者不同也。雖然，此不過充類至盡而言之耳。實則苟能章程完密，勸募得宜，以全蜀之力，固恢恢乎足舉此路，而有餘，更無或以固有之利權，更溢於外也。

夫民固難以慮，始而可以樂成。今所最棘手者，初開

辦時之籌款耳。若一節已成，運輸大便，贏利佈聞，此後續招股份，續募社債，不湏臾而承認盡矣。故今者驟然而曰集五千萬金，以辦此路，聞者皆將掩舌焉。而慮其難成，若先辦一段，而籌二千萬，二千萬中，先備四分之一，而爲五百萬，則安有以全蜀官款公款民款之力，而不克任區區之五百萬者乎？庸詎知最費力者，乃在第一次集此五百萬耳？五百萬既集，以開其端緒，則集後此之四千五百萬，如順風揚帆，無復難事矣。故生等以爲我制軍若量官款及地方，公欵能於第一年籌出二三百萬，則民款最少亦必得二三百萬，即可以購地估工，從容從事矣。望我制軍勿以爲童駭之見，視事太易。詳按大勢，而俯賜采擇焉，則生等之榮幸，何以加之。

以上所言，籌款開辦之大略也。次於籌款者，則最要爲用人。今者我制軍千辛萬苦，以爭此路，恐其權

之外移也。故既自辦，則必宜用本國人辦之。以今日中國之乏才，能勝此任者殆寥寥。此衆所共知也。顧以生等所聞，前此由督辦鐵路大臣盛宮保所派北洋大學堂學生留學美國學鐵路專門，已經卒業者，尙有其人。川漢一路若決辦，則奏調咨調，諒無窒礙。我制軍當有權衡也。但區區二二人，必不足以全任路事，故開辦伊始，勢必湏借材異國。資本既自我措，主權既自我操，則用外國工程師，不過雇傭之役。其權限不至相侵也。而最安妥者尤莫如用日本人。蓋日本資本不充，必不至因用人問題牽涉以及輸資問題。此其所以爲善也。聞法領事有將來若用外人先盡法國之約，但既以本國人爲總，其餘分職備履於他國者一二，此與全路權利無涉，雖有此約，諒法人亦無能抗爭也。

一二年後，必湏盡解僱而易以本國人，則及今養成此材，尤急務中之急務也。查日本岩倉鐵路學校額定學生一千名，以爲非得卒業生三千人，不足敷全國鐵路之用。夫以區區日本需材尙如此，其衆况中國之大，而茲業今始萌芽者耶？生等以爲宜一面在成都設一速成鐵路學堂，按照各國學制，分機械建築、業務、電信諸科，聘外國教師而佐之，以譯員廣其學額，以爲速成辦事之用。一面仍選派普通學有根基之青年子弟，分赴歐美日本專學鐵路工程，則二三年後，諸事可以無藉於外人。非徒川漢一路主權確定，而全國鐵路事業皆食其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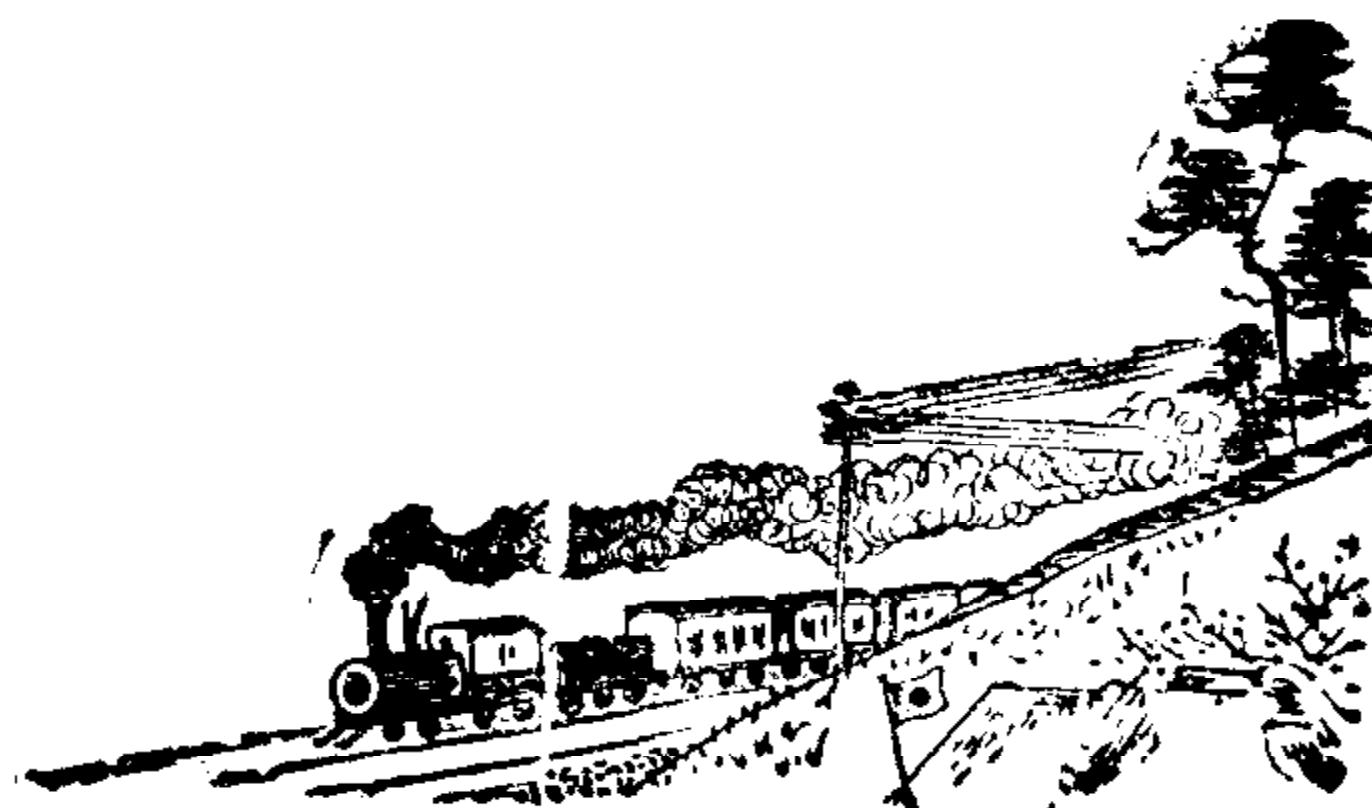
抑尤有請者，辦此路之大利，與不辦此路之大害，稍有識者，固已洞若觀火。毫無容疑。然內地巖穴風氣未開，保母有少數之人，以新法相駭，就令不駭，而贊助之心，未能發揚。生等以爲亟宜派遣長於語言之

專件

員派各州縣演說。將此事關係之重大。及其永遠鉅利之所存。剴切敷陳。廣爲勸導。則目前之募股。當倍加踴躍。而日後之阻撓。亦永復無虞。此則我制軍訓令一下。而全省稍有知識之士。皆願効奔走。而不敢告勞瘁者也。

若夫測量購地。估工諸事。今當各國要索之方急。宜速爲實行。以杜覬覦。此則我制軍當久有權衡。毋俟後生小子之喋喋者矣。生等位卑言高。自知其罪。徒以事關大局。急迫瀝陳。芻蕘之見。是否有當。伏乞鈞裁。生等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謹附稟。

十四





沙河之役

(續前號)

其戰況

◎俄兵之出沒 俄皇之遣第二滿洲軍總司令官也。在九月二十五日(陽曆)閱六日而古魯巴圖堅發軍令。號於其衆曰。今後軍力充備。戰機方熟。降敵之期。當不在遠。爾士衆其各自惕勵。務期於勝。此固全局利害之所係。而旅順安危。即在此舉云云。是實西十月二日也。而日軍前鋒所派偵探隊。即以是日擊退俄騎五六十於實相屯。復於附近數與敵遇。迎戰數刻。尋又罷歸。是不過哨線之小小衝突耳。至四日而俄兵始出沒於日軍右翼之背。是日也。於鑲陽

邊門附近。來有俄騎少許。旋爲日軍守兵逐去。又於上柳河子。有步兵一大隊。騎兵十二二中隊。砲五六門來襲。不得志。退竄荒山。至五日。僅留俄騎二三中隊。而監視哨實自廟溝山亘蟠家坎。其前哨步兵。皆穿支那服。撫順道上松樹嘴子。三日前來俄騎約四中隊。至五日猶未去。南部五里街、龍土廟附近之俄騎斥候。於四日留步哨。北向柳塘溝而去。其在渾河左岸長灘者。亦僅留一部。餘悉北退。頭台子一帶。不見俄兵隻影焉。

四日。俄兵襲擊平臺子。奉天道上日軍之監視哨。戰復敗。棄其死體。銃械而遁。此爲狙擊第三聯隊之兵。亦穿支那服者。又自大台附近。砲擊日本部隊於北烟台。渾河左岸之日軍前哨。亦同時爲俄騎所襲。旋擊退之。於是俄軍前線之總前進。以十月五日始而俄帥以六日至。

◎兩軍之形勢 十月九日朝。俄軍自威寧營移至太子河左岸。向橋頭前進。橫斷橋頭本溪湖間。其兵力步兵約一師團。騎兵二千。砲八門。又本溪湖東太子河右岸一帶。增步兵一旅團。騎兵千五百。砲八門。

大嶺方面亦約一旅團。綿花子、八家堡皆有步兵一聯隊。陸續南進。至下午兩點鐘。俄步兵約二聯隊。進至上柳河子。騎兵一聯隊。進至下柳河子。其在燒達勾者。兵力一師團。既與日軍陣地相接近。威寧營約一旅團。土門子嶺亦如之。八日夜。俄軍肉薄挑戰。日本右翼軍以橋頭守備隊之援。遣一縱隊。於本溪湖支隊方面。亦增援一縱隊。援軍於八日下午兩點鐘。至火連寨。其一部以八日下午九點鐘達本溪湖。一部奪據土門子嶺。於是。增援隊。與本溪湖支隊。之聯絡。始通。自九日凌晨。與俄軍相持。至十二點鐘。之久。軍勢未嘗稍動。而本溪湖隊戰尤烈。平山溝及。

大魚堡一帶。爲俄兵聚點。七日以來。屢攻城廬方面。九日夜三點鐘。日本守備隊襲擊之。逐其軍於東北。約步騎千名。砲六門云。

日本中央軍方面之俄兵。約一師團。駐屯前黃花店。坂橋堡。柳塘溝之線。九日下午。以一縱隊自柳塘溝南沿鐵路。至南五里街。其進行長徑。綿亘二里。尙有步兵連續前進。其兵力不下三大隊。坂橋堡東方高地。約一聯隊在焉。右翼軍方面之俄兵。無甚活動。其主力疑在柳塘溝及孫家台附近。是役也。日軍司令官。決計乘敵勢未集。渾河左岸。而先發以制之。將於詰朝。取攻勢。求敵主力殲焉。

◎鏖戰之實況 十月十日。俄軍以步兵占領三家子東方高地。葉河勾谷地。一步兵縱隊在焉。燒達勾有俄兵約一聯隊。於附近高地。從事工程。下午兩點二十分鐘。有砲兵向上下柳河子而進。

本溪湖東方高地。九日爲俄軍所據。又夜襲火連寨與本溪湖通道東側之高地。而占領之。以是日軍部隊防守徹夜。至十日凌晨。乘濃霧奪還本溪湖東方高地。上午十一點鐘。本溪湖與火連寨之高地相繼恢復。俄軍復以騎兵突擊。火連寨高地劇戰逾時。卒敗走。委棄屍體無算。至日暮本溪湖方面。俄軍勢益加。日兵與之相持。力不稍絀。城廠守備隊亦以前日夜襲擊前敵。却之東北。十一日上午十點鐘。俄軍以砲兵約五中隊。遙擊本溪湖支隊。日軍以右翼一聯隊交砲戰。土門子嶺一帶。砲聲亦隆隆不絕。本溪湖支隊。以一隊出太子河左岸。擊敵退之。復轉右岸。俄軍於太子河上流。大魚堡附近。各列重砲。約自土門子嶺至本溪湖本道東側。有八十餘門。其步兵亦不下二師團。自三家子亘八家子之地點。與日軍角峙者。

兵力約四師團。日軍右縱隊及左縱隊右翼隊正面劇戰至暮。左縱隊左翼隊與中央軍右縱隊併力擊三家子一帶俄軍不克。日本司令官督戰終夜猶不息云。

日本中央軍右縱隊。以十日上午奪據玉門子高地。左縱隊亦達荒山高地。圍攻五里臺子俄兵。至日暮尙未全克。十一日上午。右縱隊以其右翼隊與右翼軍左縱隊合。進擊孤家子附近。亦無所獲。左縱隊方面俄軍兵力約一師團。在范家屯十里河柳塘溝一帶。防守甚力。日軍至日暮不得突擊。是夜中央軍始與俄兵接仗。鹵獲大砲二門。彈藥車八輛。安井少將久能中佐負傷。安村大佐死焉。

少將久能中佐負傷。安村大佐死焉。
十日。日本左翼軍右縱隊攻奪孤家子。與中央軍左
縱隊合併擊五里臺子高地及二里臺子諸敵軍。據
雙臺子二臺子之線。中央縱隊至尖臺子康家臺附

近。以擊俄軍之在大連山堡者。卒占領之。左縱隊出擊西老山屯之俄兵。進至赫家屯。

十一日。日軍軍勢益振。連攻坂橋堡、柳塘溪諸線。右縱隊既占領楊家灣。向劉家三子而進。左縱隊亦達大油虫堡、青堆子諸線。集主力於青堆子、尤家甸附近。以臨敵右背。會日暮。司令官期以明日續行攻擊。此方面之俄兵。至少亦二師團云。

◎ 日軍之追擊前進
十二日。日本右翼軍中央縱隊。以上午五點鐘占領羅格連山（譯音）及八家子北方高地。而全軍主力亦既達馬耳山麟家屯之線。圍攻俄軍砲兵部隊。更分遣一隊。向石橋子扼敵歸路。是日於本溪湖方面。數爲俄軍所襲。皆擊退之。至翌朝。取攻勢。猛向俄軍撲擊。是役也。日本載仁親王所率騎兵大集團。抄出敵左背。潰亂其預備隊。以恢復該方面之戰況者。實大有力焉。

十三日。日本右翼軍右縱隊進攻朝鮮嶺之俄軍。中央縱隊占領蓮花山馬耳山一帶。左縱隊之右翼。攻餘敵於燒達勾北方高地。當是時。日軍爲地勢所困。進擊數不如意。自晝至夜。右縱隊以他軍之援。勢復振。中央縱隊亦自蓮花山馬耳山。進據金鐘山東北靠山屯高地。左縱隊右翼隊苦戰經時。卒占燒達勾北方高地而有之。

十四日。朝日軍增援一縱隊至橋頭。載仁親王部下一縱隊。亦以是早與俄兵戰於臥龍村附近。左縱隊以七點鐘奪據蓮花山北方一帶高地。其第一線亦於九點鐘奪據西溝山高地。至下午土門子嶺及大嶺附近之俄軍。不能支。勢將敗走。日軍司令官命本溪湖支隊急追之。乃分軍爲二。追北至平台子下。遼河。俄軍敗退邊牛祿堡附近。大修防禦工事。右翼隊亦同時退敵於代家谷。中央及左縱隊并力攻敵於

西溝山附近進至沙河各線。該俄軍約一師團退走奉集堡。其砲兵則盤據塔山附近。頻向日軍轟擊。日軍豫備一團隊以是日朝擊敵占歪頭山。至下午三點鐘見前敵車輛縱隊退。遂追擊之。其一部向松樹嘴子而進。

十日前於城廠附近爲日本守備隊所擊退之俄軍。至是日尙駐平頂山附近。據俄虜言。則此軍向在六道河子一帶爲馬德利夫將軍之所屬。馬德利夫者。自開戰前夕當鎮撫馬賊之任。於懷仁、城廠、橋頭各處恩威並行。地勢民情最熟悉。亦日軍一勁敵也。

十二日早。日本中央軍自三家子達三塊石山之西北高地線。追擊前敵。三塊石山者。古魯巴圖堅死守之地點。亞歷山大三世名譽聯隊在焉。至是竟爲日軍所有。奪獲野砲及彈藥車十一。擒聯隊長以外兵百五十。至下午欲進取東山口胡家孤家子諸線。日

暮俄軍漸北退。旋自黃花甸率大縱隊南進。於前黃家店着手工事。十三日。日本中央軍右縱隊以上午十點鐘攻胡家孤家子北方高地。至下午兩點鐘。俄砲兵先退。遂占領之。十四朝進攻長嶺子、蒲草窪及周家坎一帶俄軍陣地。逐之沙河以北。

日本左翼軍自十一日夜。攻十里河、龍王廟、五里街附近之俄軍。未克。至十二日兵力益加。包抄敵陣右背。而中央縱隊以下午一點半鐘。占領浪子街附近。虜獲俄砲十六門。追北至小東台、劉三家子。更奪砲四門。右縱隊亦大破俄軍於圓多留魯（譯音）北部。追至十里河西。奪其砲五門。彈藥車五輛。更進擊至龍王廟南部五里街。左縱隊亦同時砲擊北烟台。豫備隊與砲兵團皆移陣至孤樹子附近。其一部擊退洪家店之俄軍。與左縱隊之右翼合。

十三日朝。日本右縱隊占領坂橋堡。其先鋒隊達八

日俄戰紀

六

家子與豫備隊協力進攻俄軍於黃花甸附近。俄軍於前黃花店列砲兵數中隊以守之。防戰甚力。豫備隊一部肉薄撲之。至下午尚在交綏中。中央縱隊既以是日上午占領三家子。更向紅樹屯進擊。至下午轉戰沙河堡。左縱隊之右翼亦同時擊敵於紅綾堡。至日暮轉攻林盛堡。其一部占領萬家園子。左翼隊則占領黑林屯、富家庄諸線。而新來援軍亦以是日陸續至烟台附近。

十四日右縱隊主力以上午十一點鐘占領黃花甸東北高地。中央縱隊亦於七點鐘占領沙河堡南方高地。俄軍尙據其一區以相抗。至下午悉平之。于是中央縱隊以一部轉攻千家窪。以一部向流木屯前進。於左縱隊方面。有俄步兵一聯隊、砲兵二中隊在林盛堡達連屯間。又步兵一中隊在麻大人屯。至是日朝各陣地悉爲日軍所有。林盛堡俄軍下午向四

方各自退守。其在張良堡附近者。至下午三點三十分鐘。兵勢驟增。屢次來襲。皆却之。其兵力約步兵四聯隊。砲兵十中隊云。

要之自十月十日至十四日。血戰亘五晝夜。日本諸軍方面皆大捷。追亡逐北。威壓渾河左岸。而俄軍南下之謀。乃不得逞。

◎俄軍之敗退 日本右翼軍主力既占領周家故高地。進至沙河前線。十五日有俄軍一師團。據三丈子山極力抵抗。至下午日軍前面沙河右岸。唯見俄兵少許。故不至有大戰。駐屯平頂山之俄軍亦以是日退嬰花尖子及興京方向。而日本支隊。自城廠向橋頭者。亦同時追敵至高力營西南五里外。十六日高官寨之俄軍。爲日軍追擊。分走花嶺、高台嶺。各方面。追擊隊遂占領高官寨。奉集堡西北約一千米突之地點。有俄兵一旅圍在焉。其砲兵屯其東端塔山。

東北高地。亦約二中隊。自餘諸軍。皆潛伏無敢動者。自塞馬集向橋頭之日軍支隊。十四日與騎兵團達牛心台。俄兵躡其後。至該地東二里家阿子而止。

日本中央軍亦既達豫定線。於十五日無大戰鬥。至

十六日暮。山田少將所率一部隊。與左翼軍併力攻

沙河堡。先拔魏家樓子。奪獲俄砲二門。彈藥車二輛。

分兵進攻三道岡子。突有俄軍一師團猛向該隊撲擊。包圍其兩翼。兩軍血肉相搏。劇戰逾時。日軍卒摧其、中、堅。於是各隊皆潰圍出。復歸本陣地。是役也。日本砲兵士馬。斃於俄彈者枕相籍。棄其野砲九門。山砲五門焉。然此時日軍既處優勝。是區區者猶九牛之一毛耳。

日本左翼軍方面之俄軍。至十五日朝猶據沙河堡。北部及拉木屯各處。與日軍對抗。於是日軍以中央縱隊擊沙河堡。以右縱隊之大部擊拉木屯。俄軍自

沙河堡至四方台間。分布砲兵約六中隊。盛向攻擊隊及林盛堡。然其威力不足以及之。自晝至暮。日兵卒占領焉。十六日朝。左縱隊前敵凡六襲。悉却之。至暮。俄軍更以步兵五六大队。砲兵二三中隊來攻。又却之。

俄敗軍向撫順舊站。奉天。三道潰走。三道中除奉天本道外。大抵皆山道小路。概不適於砲車輜重車之運轉。而逃亡步騎。多走林莽。以是糧秣不供。軍馬鑿者。相望於道。戰場所棄屍體。總計達一萬以上。載以去者。當倍之。死傷全數。假定爲三倍。約算達六萬以上。亦鉅創矣。

◎大戰後之餘波。十七日。俄軍以步兵約一聯隊。襲擊日軍右翼一部。上午九點鐘頃。日軍反攻之。遁走北方。蓋撫順舊站兩道。皆狹逼。不得歸路。故延一日。以爲逆襲計。歪頭山方面之俄軍。似尙未去。其在

本溪湖方面敗退諸軍。以十八日退嬰高臺嶺。自餘兵數皆漸次減少。惟時有少部隊出沒其間。

日本中央軍主力前面。至十七日尙無大變動。其夜俄軍來襲。旋擊退之。至十八日該方面惟時聞砲聲耳。

十七日左翼軍前面之俄軍。尙據其前日陣地。向各縱隊挑戰。至日暮俄兵力驟增。與左側支隊對峙者。約混成一旅團。其夜襲擊右縱隊二次。皆却之。遺棄屍體無算。十八日俄軍以砲擊日軍陣地。又於其陣前千米達處。施工事。左側支隊之俄軍。退屯孟達堡。三家子行家臺附近。亦盛修工事。其後皆潛伏莫敢動者。

◎俄軍南下之實情 是役也。古魯巴圖堅南下之理由。與其兵力之配置。觀於捕虜將校之言。有足窺其一二者。大要謂旅順形勢日益窮蹙。歐洲援軍陸

續方至。而古魯巴圖堅將軍。於奉天附近擁兵。至九軍團以上。俄帝乃以九日廿七日傳諭。將軍自今不得退奉天以北一步。於是將軍提其全力。大舉出奉天。轉取攻勢。謀逐日軍於南滿洲。以救旅順。旦夕之急。其全軍分中央及左右三縱隊。中央縱隊爲第一。第四、第五軍團。塞爾巴夫指揮之。出沒東山口。蓮花山等處。別以一軍團繼其後。左縱隊約二軍團。以當日軍右翼。利威士所率烏蘇利地方野戰軍。自東方迂道。迫遼陽東南。以阨日軍退路。又密西靜哥指揮騎兵六聯隊。與利威士軍右翼相策應。中央縱隊右爲第一軍團。左爲第四軍團。現由西伯利亞豫備第一至第四師團所編而成。各師團皆備速射砲四中隊。第一軍團內第三十七師團之右翼。有第九師團之兵在焉。此役之損害。以第三十七師團之第一旅爲最。內四百四十五聯隊。第一中隊。於三塊石山。

上全軍覆滅。西伯利亞豫備步兵第三師團各聯隊。初戰時約四千人。遼陽戰後減二千五六百。至是役而僅餘八百。竟有以大尉督聯隊少尉督大隊上等兵督中隊者。自餘諸軍雖不得詳。其所損害亦決非淺鮮云。

日本之公報（續前號）

◎公報十一 日本右翼及中央軍之前面全然無所變動。唯左翼軍正面則稍有激烈之砲聲而已。李

大人屯方面之敵情極不活潑。又山田少將所指揮之部隊。昨十五日夜于三道岡子附近高地與俄軍激戰。奪得砲一門。彈藥車二輛云。（十月十六日日本大本營接電）

◎公報十二 其在高官寨附近之俄軍爲日軍所追擊。退竄於花嶺及高台嶺。于是高官寨直爲日軍所有。

奉集堡及塔山之敵狀。俄兵在於奉集堡西北約一千米突之部落者。其數約一旅團。砲兵則駐于部落東端。又塔山之東北高地。見有俄兵約二中隊。日本中央軍前面情況。至本日（十六日）夕刻尙無甚變動。

逆襲六回。日本左翼軍左縱隊之前面。今朝俄軍來逆襲者。前後六回。然盡爲日軍擊退。俄軍蒙非常之損害。

再後之逆襲。迄至入夜。俄軍更以步兵五六大队。中二三隊。直向該縱隊轟擊。現該縱隊正在擊拒之中。

俄軍之遺屍。昨十五日於日本左翼軍方面。俄兵所遺棄之屍體。更爲增加。至昨日約已達四千。又該軍左縱隊之前面。亦屬頗多。未暇細數。（十月十七日午前日本大本營接電）

日俄戰紀

十

◎公報十三 撃退俄軍 日本右翼軍之一部。在上平台子。代家峪者。爲俄步兵一聯隊所襲擊。至九點半鐘頃。日軍奮力破之。俄軍潰亂。退竄於北方。至歪頭山方面之俄軍。仍駐在前時陣地。似無甚移動者。然其情況則未詳。其他右翼軍方面。中央軍前面。毫無更變。

•••••
鹵獲俄砲 山田少將所率之混成部隊。十六日之夕。欲援助左翼軍之一部。共擊沙河堡北方之俄軍。乃與其右翼連絡。先擊退魏家子附近之俄軍鹵獲野砲二門。彈藥車二輛。其後支隊渡三道岡子。

•••••
日砲之被奪 午後七點鐘頃。俄軍約有一師團。

猛烈前進。包圍日軍支隊兩翼。日軍屢戰甚苦。其正面之敵。雖已擊退。然左右兩側遂有不能支之勢。于是突圍而出。退回從前陣地。是時砲兵見兵員馬匹。幾全爲砲彈所斃。不得已棄野砲九門。山砲五門而

各軍前面之敵狀 左翼軍前面之俄兵。依然屯駐于昨日陣地。其各縱隊正面。皆緩戰以延時日。迨日薄崦嵫。前面之俄軍。已厚增兵力。以中央軍前面者爲最。其在左翼軍左縱支隊方面者。亦不下混成一旅團也。至本日之戰。我軍損傷約有千名。退。

俄軍逆襲及擊退 俄軍於十七日酉刻。逆襲日本左翼軍之右縱隊。猛撲二回。又其他中央及右翼軍之方面。亦被俄軍逆襲數回。日軍悉力擊退之。俄軍乃棄多數屍首于路而退。(十月十七日夜日本大

本營接電)

◎公報十四 右翼軍前面之敵狀 日本右翼軍前面之敵狀。無甚變動。然自本溪湖方面。被日軍擊卻之俄軍。已退于高台嶺附近。至右翼軍方面之俄軍。似漸次減少。唯其分隊之游弋。則依然也。

左翼軍前面之敵狀。俄軍於日本左翼軍前面之陣地。時加砲擊。又在日軍陣地前。自六百至一千米突之距離。敷設防禦工程。其在左側支隊之俄軍。則於孟達堡、三家子、行家台附近等線。亦敷設防禦工程。

中央軍前面之敵狀。其在中央前面之敵狀。亦無甚變動。昨十七日夜來襲一次。爲日軍所擊退。至本

日（十八）則不過兩相砲戰而已。（十月十八日夜半日本大本營接電）

◎公報十五 昨十八日夜。日本右翼軍中央縱隊。雖已擊退佟家坎之俄騎。然其步兵尚有少數侵入該地。至於歪頭山之俄軍。猶依然保守其位置。

十九日。朝日軍右方面即高關塞附近。有俄軍步兵二大隊。并似有後續部隊。目下正在偵察。中午後兩點鐘。俄步兵二大隊。砲兵一中隊。欲撲日本中央縱

隊之右翼。由三家子向狄狄山前來。以狄狄山後爲隱身之地。其一步兵旅團則麌集於奉集堡附近。由

奉集堡北方高地。時時向日本中央陣地砲擊。其他左縱隊之正面。及中央軍之前面。無甚變動。唯時時交戰而已。左翼軍之前面亦然。俄軍唯向日軍之右翼。徐徐發砲相攻。（十月十九日夜半日本大本營接電）

◎公報十六 各方面之敵情 二十日之夕。日本右翼軍方面。有俄騎二百。似由本溪湖東移于太子河左岸而西進者。又於高關塞附近。其步兵約有二大隊。其後方高台嶺附近。約有二萬衆屯紮云。至中央及左翼軍方面。時受俄兵砲擊。且用十五生的臼砲。又自午後五點鐘。俄軍移於四方臺及沙河停車場附近。日本左翼軍昨夜於張良堡西。鹵獲小銃百二十桿。及其他武器裝具等。

二十一日各軍方面之狀況。無甚變動。又左翼軍所獲之砲。今得其確數。共四十三門。內二十七門乃左縱隊所獲。十六門右縱隊所獲。其他彈藥車等極多。尙未得其詳。（十月廿一兩日日本大本營接電）

前號戰紀之旁端「日本之公報」即是「沙河之役」之公報合併更正

